

新時代的曙光

蘇聯 M. 左琴科 著
曹葆華 譯



东北书店印行

新時代的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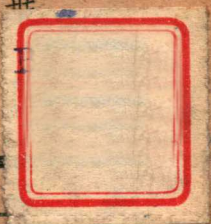
M·左琴

曹葆華

東北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 一一三〇〇〇

定價



新 時 代 的 曙 光

蘇 聯 M·左 琴 科 著

曹 葆 華 譯

東 北 書 店 印 行

一 九 四 六 年 九 月

目 錄

一	一個談述往事的晚上	1
二	卡蘇亞諾華同志底談話	1
三	童年時期	3
四	在工廠裡	3
五	去村莊一遊	5
六	在基	8
七	杜巴索華將軍夫人	9
八	新的厨役	13
九	將軍夫人的客人	12
十	幸福的日子	14
十一	二月革命	15
十二	一個意外的會晤	17
十三	在門檻上	19
十四	新生活	21
十五	十月的日子	24

一 一個談述往事的晚上

十月革命紀念節，列寧格勒一個工廠裡佈置了一個晚上來談述往事。

凡是願意講話的人，都談述了過去戰鬥的日子，他或她的參加革命，英勇的事跡，以及和著名的革命人物的會晤。

大家交換着回憶。不是冠冕堂皇地，不是在一個有着講台或演說台的廳堂裡。客人們不過是一邊友誼地喝着茶，一邊談着話罷了。這給與他們的談話一種生動而又自然的面貌。那晚上我的筆記本上橫豎地塗滿了一些故事底節落與主題。

人們當中有一個列俄尼多夫，工廠理髮員，使許多傾聽他的人都樂了。他很有趣地敘述他在革命以前的經驗，那時候他在莫爾斯卡雅大街上一家時髦的理髮店裡工作，給各種各樣的將軍和大公們剪髮和修面。他們都是吹毛求疵和驕橫無禮的僱主，在他給他們刮臉的時候不讓他把手指沾在他們的貴重的皮膚上。當列俄尼多夫述說他的過去各種各樣的有趣的事件，大家都笑了起來。

當列俄尼多夫講完了，一個年長的鎖匠，名叫科羅特可夫的，在二月革命裡受了傷的，就給了一篇短短的談話。他談到在大街上和巡警的衝突，有一次他就這樣受傷了。

最後，安娜·卡蘇亞諾華同志講話了，工廠委員會底一個委員，在不久以前曾經獲得紅旗勳章的。

二 卡蘇亞諾華同志底談話

卡蘇亞諾華底談話是非常地有趣而且吸引人的，關於長時期的生活，革命，內戰，秘里科爾著名的戰鬥，以及俄國上層階級底逃亡國外。

這是一個曾經經歷過革命底熔爐底鍛鍊的人底故事。

他一開始，我就明白這並不是一個有着簡單的「普通的歷史的女人」。當她繼續講下去，她的故事就令我感到一種特殊的、內在的意義。

每個人都被她的話語迷惑着了，而且一個半鐘頭不知不覺地就溜過去了。

在休息的時候，我走到卡蘇亞諾華同志面前，要求她允許我寫一篇敘述她的生平的小說。

『要是它顯得沒有趣味，』安娜，卡蘇亞諾華說，『我不願別人取笑我的故事。但是，如果它能幫助革命事業，那我同意你把它寫出來。』

『可是我剛才向你講的一切，』她添加道，『是一篇過去的歷史了。我們現在感到興趣的是其他的事情——我們的國家底建設和發展。這個關於我的生平的陳舊的故事，在文學上可以說不如其他的更現代的題材有用了。』

『正是這個「陳舊的故事，」使我們感到這樣有趣。』我說。『因為如果沒有這些故事也許我們現在所有的種種東西就不會存在了。』

最後我們約定：我把小說寫完了，我們就會一次面，她可以改正她在裏面所發現的任何錯誤或歪曲。

事實上，她在我的作品裏沒有發現任何嚴重的錯誤，而且安娜，卡蘇亞諾華同志同意出版這篇敘述她的生平的故事。我必須強調這點：在我的作品裏從始到終我極力保存着這個主要人物底一切特性，她的語調，詞句，和態度。

但是，在開始我的故事之前，關於卡蘇亞諾華底外貌我要說幾句話。

她是中等身材，有着肥胖的傾向。她現在約莫四十歲了。她有着藍色的眼睛，栗色的髮絲，和一付比較寬大的臉龐。在青春時代，她大概是非常漂亮的，具有那種俄國人稀有的健康美，充滿着力氣，自

信，和一種不可思議的沉靜。

這是卡蘇亞諾華向我們講的話：

三 童年時期

我生在一個工人階級的家庭裏。我的父親，拉夫倫管，卡蘇亞諾華，沒有耕地。他是一個工廠工人。他在一個糖廠裏作工。我們住在離基輔四十公里遠的地方。

但是他在日俄戰爭時期因為參加工廠罷工被逮捕了，並且被遣送到了一個什麼地方。他從此沒有回到我們身邊。

在這以後，如果我可以這樣講的話，好像一個炸彈在我們的家庭裏爆炸了。我的父親沒有回來，我的長兄，一個十七歲的孩子，到波斯去，就住在那裏了。我的一個姐姐得了心臟病，接着她就死了。我的母親，由於這一切，像飄搖的燭光似地開始沉下去。不久也就死了。

所以，在七歲的時候，我被遺棄成了一個十足的孤兒。我的唯一的親屬是一個住在基輔的姑母，所以她被邀請來看一看怎麼辦。我的姑母聽見我孤單單地一個人就很驚訝，於是送我到隣近的一個村莊給她的一個富農朋友作丫頭。

這個富農有一個大家庭：他的親屬；他本人；兩個兒子，米西加和安多西加；和一個嬰孩，粉亞，我必須看護這小東西。

我只有七歲。你們想像得到在這樣的年齡我能作一個怎樣的丫頭！那時候要我去看護一個嬰孩，這是多麼有嚇！

我一輩子都會記得這個富農底家庭。他是一個很富足，很富足的農民，一個十足的驅使奴僕的傢伙，馬克辛·得也夫。

他付幾個日工給他耕種土地和照顧牲畜。

四 在工廠裏

這個富農得也夫，聽見我是一個怎樣的丫頭，就決定送我到工廠。

裡去。

他送我到我的父親一向在那裡作工的那個糖廠裡。

我開始在糖廠裡作工，而且我在那裡一天工作十二小時。

我回到家裡，也沒有休息的時間。我繼續在家裡工作。我搬柴，我掃除牛欄，我趕牛到草場上去，我喂雞，我看護粉亞。第二天早晨五點鐘我又到工廠去。

我想玩一玩洋囡囡或者同別的孩子們跑一跑，可是沒有這個，我所得到的就是那些。

在糖廠裡孩子們做一些瑣碎的工作。孩子們在那裡拾糖蘿蔔。每個小孩必須有一種鐵鉤。用這種鐵鉤我們來回地拾起糖蘿蔔，因為它們常常落到地上，當工人們把它們裝到簍子裡的時候。

當我九歲的時候，我從這個輕工作被調到那切糖蘿蔔的長凳面前。有一種把糖蘿蔔丟向裡面的特別的箱子。我們這些小孩必須拾起蘿蔔片，把它們丟到簍子裡去。

可是，當我的第十二個生日到了，我自己就被安置在一個長凳上，我必須切糖蘿蔔。而且我做這個工作一直到十五歲。

爲了這個，富農得也夫每月付給我一個盧布。但是他自己最初得三個盧布，以後是八個。

有六個年頭他繼續每月得八個盧布。

但是我從他手裡仍然只得一個盧布，而且我必須用這筆錢給自己製備鞋子和衣服。

每次他給我那個可憐的盧布，他都讓我感謝他好像給了我一個恩惠似的。我的確出自心裡地感謝他，因為我不懂得事情還能有另外的模樣。我不知道從革命底觀點看來這是一個可恥的行爲。我不懂得什麼事情。我，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彷彿住在一座濃密的森林裡似的。

只是在革命到來的時候，我才開始懂得一點兒事情。

但是在革命期間，我不再給得也夫工作了，我是在基輔作一個廚

役。總之我是記得那個剝削的。我當時突然想起他怎樣付給我一個盧布而把其餘的錢留給他自己。除此之外，他又怎樣叫我在家裡工作，使得我一天二十四小時從沒有睡到五個鐘頭以上。

當我記起了這一切，我簡直不能控制住自己。我憤怒得顫抖起來，我甚至打定主意要到村莊裡去和得也夫談判。

這是在二月革命以後不久的事情。

五 去村莊一趟

那時候我大約十九歲。像我說過的，我當時住在基輔。我是一個女僕，一個廚役。

突然記起這個剝削，而且打定主意到村莊去，這在我的靈魂裡是一種例外的高漲。

我勸說自己必須到村莊去，可是事實上我在那裡並沒有什麼事情可作。

可是五月裡我真的到村莊去了。我去到得也夫家裡。他正坐在走廊上，沐浴着春天的太陽。

我不見他的尊容已經三年了，可是我沒有向他行禮；他也沒有向我行禮。

『你在幹嗎，闖進別人底院子？』他粗暴地說。『你在幹些什麼？』

於是我向他說，幾乎抑制不住我的震怒：

『你爲什麼只付給我一個盧布，你這卑污的老流氓，在你自己代我領取八個盧布的時候？你知道從革命底觀點看來這叫作什麼嗎？』

但是得也夫對於這個大笑起來，並且叫他的兒子米西加和安多西加把我轟出他的院子。

於是我很驚訝革命不曾解脫我的靈魂底苦痛。我以後才發現這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它和我們沒有共同的地方。我們必須再待半

年，等候另一個革命，把一切東西都安置在正確的位置上的人民大眾底爭命。

不管怎樣，得也夫大笑我的話。他笑得非常厲害，幾乎叫喊不出米西加和安多西加底名字來。

當他們跑來了，我很驚訝在我住在基輔的三年裡他們長得這樣大了。

他們簡直像兩條健康的小馬。

得也夫向他們說：『來，你們把這個麻頭髮的娼婦轟出去，她從基輔帶一些無聊的話到我們這兒來。』

富農底大兒子，米加西，不願轟走我。『別這樣作呀！』他說。但是另一個兒子，安多西加，像一條野牛似地向我衝來。

他開始用腳踢我。接着把我拉出院子，於是我們一齊到了街上。突然我們停止着，面對着面。

他一面笑，一面說：『我把你拉出院子，安路特加，因為爸爸叫我這樣作。但是如果你要在我們這兒作工，你可以留住替我捉跳蚤。』

他的譏諷的話使我面前的一切都變黑暗了。因為他的愚蠢的，傲慢的話，我變得瘋狂起來了。

我突然抓着插在井邊的一根木棒，用它打安多加西，這個富農的兒子。我打了他兩下，接着又打。我相信我是在用那根木棒開使鎚他。

突然他驚駭起來，當他聽見了我的憤怒——他想不到一個女人會有這樣的憤怒。

他在恐懼中叫喊起來：『救人呀！瞧他在向我幹些什麼呀！』

接着他突然向家裡跑去，鼻子裡流着血。

我恢復了知覺，獨自走了。我甚至沒有轉身看背後有沒有人追趕，我記得在那個時刻我是滿不在意的。

我只是以後才知道老頭子得也夫想用他的槍向我射擊，但是他害

怕這樣作，因為有人告訴他我是市蘇維埃底一個委員。

但是那時候我是不知道他準備要作什麼的，我毫不懼怕地走着，意思是決不回去了。

可是經過十二年底時間我的確回去了。十二年後我住在這個縣裏，我故意回村莊去。

可是這是在一九三〇年裡。

這樣我回村莊去，並且去到得也夫家裡。

可是我發現老頭子得也夫很久以前就去到另一個世界了。他的兒子們米西加和安多西加從這個縣裏被遣送走了。我在那裏找不着他們的任何一個親屬。

他們的房子被用作圖書館了。

我走進這所房子去。

當我走進這個圖書館，想到它過去的一切情形，我就突然大笑起來。我決不是殘酷的，別人痛苦總是打動着我的心。可是當我走進這個圖書館，我的確大笑起來。當圖書館底管理員問我：『你在笑什麼？』我就以我那時所有的真摯的單純與天真回答她。我向她說：

『我笑是因為人民革命到來了，它曾經實現了我的希望。』

於是管理員，不懂得我指的什麼，說：

『也許你要取一本書去讀，去提高你的文化水平嗎？』現在我不十分記得了，可是我想我的確取了一本什麼書。但是我在那些日子裡並沒有讀它，因為我的心當時是很充溢的，即使沒有書。

六 在基輔

就革命以前的時期講來，我是同那個富農得也夫住在一起的，一直到我差不多十六歲。

當我十六歲的時候，我的一個一向在糖廠裡作工的朋友從基輔來到村莊裡。

他是喜愛我的。

他向我說：「安路西加，擺掉你的富農得也夫，讓我們到基輔去吧！我在那兒可以替你找些工作。我自己是在一個染料店裡工作。如果你高興的話，我們禮拜天在那兒可以見面的。」

這樣我真的擺掉了我的富農，而且我真的去到基輔。

不久我就在一個太太家裡找到工作，作一個廚役。

她不是一個真正的太太，如果你們懂得我的意思的話。她的丈夫是一個軍火商人，他始終是不在家的。

他的妻子有一個小小的贈店，可是她自己從沒有到店裡去過，因為她總是害着病。她只是讓一個人在那裡工作，而她自己把贏利揣進荷包裡。一個人工作，而另一個人取用他的工作底贏利，在那時候這完全是一種規矩。沒有人想到這是古怪的事情。這在當時是一種日常的事件，這樣的一種剝削。

這位太太有一個女兒名叫歐林茹。我現在還是很懇切地懷想着歐林茹。她教我讀書和寫字。她自已是在高級學校底畢業冊裡。她是十分活潑的，而且在她的年齡裡是很有教育的。所有的男子都追求她。甚至有一個軍官爲了她的愛憎企圖用手槍打死自己。

但是她仍然找出時間和我一起工作。她教我地理，閱讀，算術，和植物學。

總之對於她教我的東西，我是很感激她的，因為在革命時期當我已經有某種教育了，我不再那樣無知得可怕了。

這個歐林茹以後結了婚，而且離了基輔了。我不知道現在她是在什麼地方。

我給她們工作大約有兩年光景。我差不多沒有去任何地方。帶我一起到基輔的那個朋友被遣送到前綫去了，他是被動員了。

我在車站上給他送行，以後他遭遇些什麼我不知道了。他大概在戰爭中被殺死了，不然就是失蹤了。我只知道我從此尋找不着他的任何消息。

他在不得不離開我的時候感到大大的苦痛。我們在車站上莊重地互相接吻，好像一對新婚的夫婦。

但是我是慣於失掉我的親近的人的。這個損失沒有引起我特別的苦痛。

在這以後，我開始更加勤苦地工作，免得自己感到孤寂。

我甚至去讀烹飪學以提高我的專門的技術。

我的女主人讓我這樣作。她自己非常渴望我成爲她的一個更好的廚役。她讓我去讀夜班。

但是，不幸得很，她從這個上面沒有佔到什麼便宜，因爲我不久就離開她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一個將軍底家裡。

七 杜巴索華將軍夫人

靠近我住的房子，有着一所獨立的宅邸，裡面住着出身尼得勒爾男爵的尼娜·維克多諾芙娜·杜巴索華將軍夫人。

她是十分年青的，而且是十分好看的。她大約有三十歲光景。

杜巴索華將軍本人，永遠住在前綫上。他是一個積極的將軍。她好像生活在神話裡似的。

她們很富足，這些杜巴索華。她們有幾處田產在烏克蘭。農人們總帶給她們各種食物和出產品，農民們又帶給她們錢。總之，他們深深地同她們鞠躬，並且吻她們的手。他們整年地工作着，杜巴索華夫人却替他們在一邊休息，她享受着世界所能給與的一切。現在想到過去一貫是那樣的苦形，這簡直令人不能置信。

一句話，這位將軍夫人生活在豪華裡，從不知道貧乏是什麼一回事。

還有，她有着三個弁兵。當將軍從前綫回到家裡，他又隨身帶回另外兩個兵。所以，真是可笑，聽見他們有着多大的一羣私用的下級人員。

此外，她們有着兩個馬車夫，兩個雜役，一個侍女，一個伙夫，和一個廚役。由於將軍差不多總是遠在前綫，尼娜·維克多諾芙娜男爵夫人自己就享受這一切侍奉，而且她懶得簡直快要發狂起來。

她從陽台上聽見過我幾次，並且派人叫我離開我的女主人到她那裡去，因為不知什麼理由她喜歡着我的模樣。

她提議付給我兩倍的工資。我一向是賺六個盧布的，而她提議給我十二個。在那時候這是很大的一個數目。

所以我去爲她工作。立刻我發現了她簡直是一個瘋人。她是暴躁的，且而非常歇斯特里的。

她的僕人們忍受不了她。她總是一一加以開除。她有一種不付錢的習慣。譬如說吧，她總是同雜役生氣，把護照擲給他，叫他立刻就走。你又不能到法庭控告她。

她有三個弁兵。她每天總要打他們。當然，現在很難想像得到：任何人可以打一個爲他工作的人。可是當時這個問題還沒有被提出來。那時候這樣作乃是一件完全合法的事情。她總是爲了極細小的事情就打他們。

她動輒就打他們的耳光。她甚至沒有生氣，這不過是她的一種習慣罷了。

作爲軍人，他們不能說什麼，當她打他們的時候。他們甚至不敢躲閃一下。他們立正着，當她打他們的時候。

只有一個弁兵，他的名字叫伏羅夫斯基，舉起了手來保衛他自己。

他把手舉起來遮着臉免得毆打。他向她說：『尼娜·維克多諾芙娜，我要發火了！如果再打一下，』他說，『我就不替自己負責任了！』

他給了她極其輕微的一推。他把她推開，免得自己走到極端。她故意地跌倒在地板上。她發出那樣的叫喊，並且那樣歇斯特里地嚎啕着，使得人們從幾哩外跑來聽是什麼事發生了。

於是伏羅夫斯基被逮捕了，而且被丟到牢獄裡。

八 新的廚役

但是有重要的事情是：經過這樁事件以後，她的行動並沒有鎮靜一點兒，而是繼續打她的弁兵們。

當然，她是小心不打非軍人的僕人的，可是她仍然常常舉起她的手彷彿要打似的。

有一次，她甚至想在我的身上試一下，舉起她的手想要打我。

可是我安靜而且簡單地向她說：『記住，尼娜。維克多諾芙娜，要是你把一個指頭挨到了我的身上，那我就對自己不負責任了。』

在那些日子裡我是很強壯而且健康的。我是很豐滿的。譬如說，我有一個小金盒（註）。當我把它套在頸上的時候，它並不像小金盒一般地那樣垂懸着。它橫起突顯出來。我甚至不垂下頭就看得見它。它甚至比橫起更厲害地突顯出來。我甚至不能正確地了解爲什麼它竟是那樣的情形。

不管怎樣，我是一個很健康，很健康的女子。要是我願意的話，我可以把這個尼娜，維克多諾芙娜從一間房子扔到另一間去。特別因爲她是那樣地矮小而又脆弱。她是一個漂亮然而瘦削的小女人。當客人們到我們這裡來的時候，他們看我比看她的次數更多。這使她感到忿怒而且惶亂。

當然，我不是說我那時候是那樣特別地美麗，不過很多的人都喜歡我，我以健康吸引着注意。我當時健康得快要迸裂了。

可是如果我們要說缺點，那我願提到：我的兩隻手給我帶來了不幸。當我以後在克里米亞被白軍扣留住的時候，我的手立刻就出賣了我。白軍立刻明白了我是誰。我有着一雙普通的被工作損壞了的手

（註）小金盒（LOCKED）係內藏小影或其他紀念物懸在頸珠或錶鏈上的裝飾物。

我有着一雙高大的男子底手，當時由於經常在廚房裡的火爐上工作，它們變得像火一般地紅。從貴族的觀點看來，這是一個極大的缺點。那時候有些貴婦人甚至把水蛭放在她們的手上，使得手變成白色和更加柔嫩，並且在睡覺之前戴上羊皮手套。因為在那種社會裡工作是被人認爲一種巨大的恥辱。你千萬不要現出任何東西使人們想到你是屬於勞動階級的。

當然，一般講來，柔嫩的手是美麗的。我並不介意有這樣的手。然而使我當時感到痛苦的不是這個。那是完全因爲我的生活已經變得像暴風雨一般，而且我又住在那些很輕蔑地瞧着我的手的人們中間。就是這個使我感到懊惱。

我現在不再作手工了，我的兩隻手變得正常起來，可是那時候它們的確是可怕的。我常常感到苦惱：要達到我的目的，我却沒有白色的，像貴婦人那樣的長着藍色血脈的手，使得我的敵人們迷誤起來。

九 將軍夫人的客人

我作爲廚役去到尼娜·維克多諾芙娜·杜巴索華將軍夫人那裏。她很高興因爲那時候我很漂亮，而且這正適宜她的詭計。她是那種喜歡在她周圍都是漂亮而且頂好的東西的貴婦人。她設法看到一些以漂亮注目的美人。

她覺得高興，當她的客人們驚訝於給他們開門的僕人底美麗的時候。這滿足了她的作爲太太的虛榮心和愚蠢的驕傲。

可是因爲我是廚役，我不應當出現在客人們面前。白天是弁兵，晚上是丫頭去開門。

可是男爵夫人決定了我也應當去開門。

所以在晚上我也開始答應敲門的鈴聲。將軍夫人不高興她自己的丫頭卡杜亞去讓客人們進來，因爲在身材和黑色的眼睛上她很像她的女主人。這使將軍夫人感到狼狽，並且在她的朋友們底眼睛裏大概把

她降低了。

不管怎麼，我在晚上去讓客人們進來。

可是這沒有經過多久，因為不管她怎樣愚蠢，她開始盲目地妬忌我和一個軍官，她的情人的關係。

每天一個年青的軍官總去看她，他的名字叫雨里·班那可夫。他像一個洋囡囡，那樣地標致。

我從沒有聽見過像他這樣的男子。他簡直像一個天使似的。他的面頰上有一個黑痣，而且他用胭脂塗他的嘴唇。他總是帶着一個小盒子，盒子裏面裝着白粉。他不時地把白粉搽在臉上，因為他喜歡他的皮膚是光滑的。

最初我認爲他的洋囡囡般的像貌是可笑的。我甚至不知道有這樣標致的男子存在着。當我第一喚聽見他的時候，我笑得像一個瘋人似的。此外，他的行動簡直好像一個小孩。他有時候發脾氣，啜泣起來，並且在他頭痛的時候總是倒臥在沙發上面。

但是尼娜·維克多諾芙娜瘋狂地戀愛着他。她崇拜他。對他像要發狂似的。她可以筆直瞧着他，這樣消磨一整天。她認爲他是世界上最稀罕而且最特殊的美男子。

她簡直寵愛着他。

當將軍住在前綫上的時候，雨里·班那可夫就每天來看她。

他常常彈弄鋼琴，而且哼唱歌曲。他所知道的一切歌曲都是悲哀的。他平常最愛唱的是：『呵，這不過是一場夢！』和『在你的擁抱底魅力之下』。

除這一切之外，他有一個引用詩句的習慣（我記得一些，因為我常常把它抄寫下來）。有一首詩是這樣說的：雖然所有的人都知道沒有幸福，經常拿起手槍結果自己，可是他們依然在笑與淚之間繼續地活着，雖然他們的問題已經決定了，每個人同樣地必得死去。他常常拋起他的新的白朗寧，這是他從沒有離開過的一支槍。

十 幸福的日子

但是，當然，這多麼無聊，她妬忌我。他對於我簡直算不了什麼。只是他的舉動的方式對於我顯得是那樣可笑。只是他，唔，有時候總不把眼睛離開我，真的。

有一次他在走廊上向我說：『真是非常地悲慘，安路伊達，』他說，『在我們的上等社交圈子裡沒有任何像你這樣的姑娘。我們的社會裡大多數都不過是乾枯了的木乃伊罷了。我自己大概會，』他說，『完全醫好我的憂鬱病，如果我能夠和一個像你這樣的女人一同過活。』

可是我當面大笑起來，並且告訴他不要再說這樣的話。

但是我的男爵夫人不高興他同我談話。她向我說：

『我認爲這是損失我的尊嚴，安路西加，』她說，『如果我妬忌你一個下層社會的人，不過無論如何我不讓你再去開門了。』

當然，對於這個我並不感到懊惱，因爲，乾脆地說。我究竟是厭惡她們兩個人的。

隨着這個我們在廚房裡叫作雨羅其加的年青軍官，他的最好的朋友，格里布·茨維達也夫常常到我們的家裡來。他是完全另一個模樣，他也以纖弱的美貌令人注目。可是同雨羅其加比較，他是更活潑些，更有力量些，而且當時他是健康的，他不像他的朋友那樣憔悴。不過他也是同一類的人。他搽粉，塗胭脂，臉上有一個黑痣；而且他有一付稀疏的黑鬚，恰像法國電影明星阿多爾夫·門斯。

除這一切之外，他抽太太們常用的最淡的紙煙，同男人們戀愛，周身灑着香水使得蒼蠅不敢挨近他的身邊。

尼娜·維克多諾夫認爲他很漂亮，僅僅次於雨里·班那可夫。她說薔薇花會被他的微笑逗引得開放起來。所以他不專地微笑着。可是我在他的微笑裡聽不出什麼特別的東西。這是一種虛偽的、勉強的

微笑，他一轉過身去就不見了。

提到以後我在克里米亞碰見這個軍官，這是很有趣的。當時他是耶爾他的反革命情報機關底首腦。當他在那裡看到我的打傷了的臉的時候，他也是微笑着的。不過這是以後的事情了。

茨維達也夫常常同另外一個朋友謝得羅夫斯基伯爵一起來。那個人真是不要臉皮！他總是百般無聊地追隨着我。

可是我憎恨他那光滑的肥胖的嘴臉和他的裝腔作勢的模樣。

但是他當然想像不到有任何人討厭他，即使他一觸到我，我就憎惡得顫抖起來。

所有這些軍官差不多每天到我們這裡來，他們常常喝酒，跳舞，玩紙牌等等。

有時候她們喝一整夜，並且發出狂亂的喧嘩。可是她們另外在作些什麼，我却說不出來。僕人們沒有被召喚是不准許進去的。

至於尼娜，維克多諾芙娜，她沒有這些約會就簡直過不了一天，而且在這些約會之後，她總是變得像番紅花那樣黃，而且整天必須吸飲霍夫曼滴藥來提起她的精神。

有時候我們的客人當中有着著名的人物——女伶維拉·科羅得那亞，電影明星路尼支，和其他的一些人。有一次著名的歌手維爾金斯基從莫斯科來。他唱了他的一些著名的歌曲。這些歌曲筆直打入了兩里·班那可夫底心，他不禁啜泣起來，要求永遠把這些歌曲留給他聽。

這些歌曲也強烈地打動了格里布·茨維達也夫，有一次他哭泣起來，說他感到整個世界壓在了他的身上，簡直無法忘掉。

整個冬天，時間就是這樣在我們的房子裡消磨過去，一直到二月革命。

十一 二月革命

我並不確切地知道革命是什麼意思。我差不多不曾聽見過這個名

詞。

我很少碰見在這點上能夠開導我的人。真的，在工廠裡他們曾經談說過，可是當時我太年青了，不懂得什麼事情。在富農得也夫家裡我不能夠聽到什麼。

我好像生活在一座濃密的森林裡似的。

於是有一天我起身到市場去。我聽見學生們在街上遊行，解除巡警的武裝。我的心開始劇烈地跳動起來。我自己想：什麼重要的事情發生了！

我向前走去，於是我聽見每個轉拐的地方有學生警戒着，沒有巡警了。

我問一個學生發生了什麼事。他向我說：『革命呀！』

可是在那時候我不知道這些事情是怎樣進行的，我就決定去聽一聽。

所以我帶着籃子更向前走去，突然我聽見大大的一羣人向我走來。他們有些扛着來福槍，有些舉着紅旗，有些只是走着。

他們有許多正叫喊着：『到福得爾市場去解放囚犯！跟我們一起來！你們每個人！』

基輔的福得爾市場旁邊有一個很大的監獄，裡面關着很多的政治犯。

所以我跟着他們一起走。突然大家一致地唱起革命歌來（雖然我不懂得它的詞句），而且一面唱，一面向福得爾市場走，一直到我們聽得見這座監獄。

於是人們向這座建築衝去，一面叫喊，一面要求釋放所有的囚犯。

我和別的幾個年青女人爬上牆去，坐在牆頭上，看要發生些什麼。我仍然提着我的籃子，因為我必須購買幾樣東西，以便在十二點鐘的時候能夠開始預備飯食。

所以我坐在牆頭上。我聽見駭人的叫喊。這是人們在要求打開監

門。突然所有的門真的打開了，可以看得見囚犯們擁擠到窗戶面前。我們瞧得見他們十分震驚，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他們以為——這不會是挑撥嗎！

我們瞧得見牢門開着，沒有站崗的人，可是沒有一個囚犯願意離開監獄。

於是焦急的叫喊從人羣中發生了：『出來呀！你們可以信任我們！』

於是第一批囚犯出現了。他們從監門裡走出來，立刻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中間有一個跌倒在地上，失了知覺。另一個立刻爬上牆去，開始演說起來，他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他演說了一個長時間，我提着籃子坐在那裡傾聽着。

他說革命需要的第一件東西就是組織。

『大家一齊加入職工會！』他向羣衆說，『那末你們就能夠打倒你們的主要的敵人——資產階級——這樣他們就不能夠再剝削你們了。』

所有的人都向他鼓掌，雖然他們有很多並不懂得他在說些什麼。

同時所有的囚犯都從監門裡出來。有些是慘白的，一面走，一面搖晃着。可是別的一些却帶着快樂的叫喊跑進人羣裡去。他們擁抱他們的親屬，並且吻他們的朋友。

接着走來了一批刑事犯。可是在他們的態度裡並沒有絲毫的無恥。他們的舉止是沉靜而且莊重的，只是不斷向每個人要求着紙煙。

十二 一個意外的會晤

坐在監獄底牆頭上，突然我瞧見我們的弁兵伏羅夫斯基從監獄裡走出來。爲了防衛自己不捱將軍夫人底打，他已經被囚禁半年了。

於是我看他在这个期間完全再生了。向來是那樣沉默和寡言的

他，這時候自動地爬到一輛大車上演說起來。許多的人也向他鼓掌。

於是我走向他面前，說：『你好嗎，巴夏，伏羅夫斯基！』他很高興聽見了一個朋友。我們就決定擠在一起。

這時候人羣裏發出了一聲叫喊：『我們到市「杜馬」去！那裡進行着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伏羅夫斯基和我到『杜馬』去。我們靠近講台站住。

許多人作了激烈的演說。伏羅夫斯基另外又演說一次。他談到他自己和將軍夫人，並且要求人們千萬不要在資產階級和貴族。

於是我看一看時鐘，瞧見已經是四點了，這就是說，是將軍夫人吃飯的時候了。關於吃飯，她是一個極端遵守規則的人。甚至延遲五分鐘她也忍受不了。

於是我記起我還不會買有什麼作飯的東西。

但是伏羅夫斯基向我說：

『現在用不着買什麼了。回家去罷！如果你怕發生什麼不愉快的事情，我可以同你去。我們要看一看尼娜·維克多諾芙娜。當我面前向你說些什麼。我很高興看到她表演一番！』

最初我很慌亂，並且在伏羅夫斯基同我去的時候，我是被恐懼給克服了，可是過了一會兒，我甚至覺得這倒是很有趣的事情。

伏羅夫斯基和我走回家去。我們的弁兵們都慌作了一團，當他們瞧見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說：『瞧呀，這太過火了！』

但是我們把一切都告訴了他們。他們中間發生了一陣熱烈的討論。我們僕役們一齊坐在廚房裡談論着。

突然門開了，尼娜·維克多諾芙娜出現在門檻上，我們很少瞧見她這樣震怒過。

她一面忿怒得喘不過氣，一面說：『我並不在乎什麼革命的事件！我的作為主人的權利仍然存在。這些權利是不能被任何人加以損

害的。而且，』她說，『我要送你們去見鬼，趕快滾吧，要是再有這類的事情發生！』

在她談話的當中，她突然瞅見了伏羅夫斯基坐在一把椅子上。於是他變得像紙一般慘白，抓着門底把手，悄悄地說：『慈悲的上帝！』

她大概明白已經發生了什麼事情。她明白什麼非常的東西出現在了她的生命裡。

於是巴夏·伏羅夫斯基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來，同時我們瞧見他很慌亂。他好像很激動似的。

他從椅子上站起，把它輕輕地推在一邊，而且這就是他向尼娜·維克多諾芙娜講的話：『够了。』

如果他還說些別的什麼，她是不會這樣驚駭的。可是他說『够了』和把手舉起表示抗議——這却使她恐怖極了。

她叫喊了一聲，顫抖着，搖晃着，像紙一般慘白，從廚房裡跑出去了。

於是所有的弁兵們大笑起來，並且說：『革命就是這個意思，先生們！』

十三 在門檻上

這時候格里布·茨維達也夫上尉突然來到廚房裡。他帶着他的那種微笑向伏羅夫斯基說：

『革命解放了你，我的朋友，這決不是說明你，一個監獄底囚犯和國家底罪人，可以住在男爵夫人底家裡。我要求你，我的朋友，立刻離罷，不然結果是會極端悲慘的。』

伏羅夫斯基說：『我要走，因為我不願使我的同志們遭受危險。因為如果你和我，軍官先生，撕打起來，他們會保衛我們。我不知道

這樣一來他們將有着怎樣的命運，就是這個理由，而且是唯一的理由，我所以要走。但是你們我，軍官先生，會再見面的。那時候我會給你這一點什麼，使你悔恨說出了這樣蠻橫的話！」

我們以為在這些話以後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情。但是萊維達也夫上尉只是轉過身去，獨自走了，把門弄得砰地一聲，使得一個咖啡罐子從架子上跌落下來。

接着伏羅夫斯基告別我們，也走了。他約定我就在那晚上到大學裡去開會，時間規定了是九點鐘。

於是我很快地用我的手所能碰到的東西把飯作好，同時丫頭加杜亞把它端了上去。她們不說一句話就吞食下去了。

於是我穿好衣服，到大學開會去，沒有向尼娜·維克多諾芙娜講一句話，在那些日子這認為是作僕人的一種巨大的犯罪。

於是我走到大學。那裡已經擠滿着人了。大多數的演講人都是學生，青年男女。

伏羅夫斯基走到我面前。他說：『安路西加，不要讓我們失望呀！你今天必須講話了。你一定要代表傭工們講話。這會引起很大的激動！你一定要爽快地講一些關於剝削僕役的話。』

當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周身都顫抖起來，因為我從來沒有演說過，而且不知道怎樣演說。

但是伏羅夫斯基不聽從我的反對，他把我領到講台上，把我介紹給所有在那裏的著名的革命家。

他們中間有一個（名叫羅森伯朗）向我說，好像他是一個熟練的演說家似的：『講一些關於職工運動的話，卡蘇亞譚華同志！』

在這裏我必須坦白地承認：我大大的吃了一驚，因為直到那天我從沒有聽到過這樣的一種運動，而且毫不知道關於它有什麼特別的可說的事情。

可是就在這時候他們領我到講台面前，把我介紹給了聽衆。

我不記得我開始講些什麼。我只記得我在講台上像一片樹葉那樣

顫抖着。可是接着我振起精神，作了一篇演說，使得大廳裡非常沉靜起來。每個人都傾聽着並且說：『她所講的真是值得注意！』

我向他門講述了我在童年時期所遭受的剝削，並且向他們講了我當時在尼娜·維克多諾芙娜家裡的生活中所必須忍受的事情。

於是我說在我們當中有一個她的犧牲者，弁兵伏羅夫斯基，被她打了耳光，還被丟到監牢裡。於是每個人都要看一看這個伏羅夫斯基。

於是伏羅夫斯基站起身來，走到講台前，說：『她所講的完全是真的！』

於是大家衆口一聲地呼喊起來：『把他的住址告訴我們，我們要給她一陣痛打，你的男爵夫人！』

但是我把那早晨我聽到的話向他們講了。我從講台上說：『千萬不要注意她的住址！革命一定要在有組織的方式下進行，職工運動一定要建立起來，同時和資產階級老爺們的鬭爭一定要有系統的計劃起來。』

這時候爆發了一陣鼓掌聲，我以爲大廳快裂成兩半了。我彷彿在一陣霧裡似地離開了講台。

於是每個人衝到我面前。伏羅夫斯基說：『真的，你講得多麼好呀！』

羅森伯朗向我說：『安路伊達·卡蘇亞諾華，你一定會成爲一個職工會底組織者！明天到「杜馬」來，到組織部來登記。』

我彷彿喝醉了似地走回家去。一路上我想到以後我要作的一些演說。

十四 新生活

第二天早晨，我的女主人，尼娜·維克多諾芙娜，召喚我到她面前。

她向我說：『如果你要繼續侍候我，你就停止這個無恥的行動』

吧！我不讓你去參加各種各樣的集會，天知道那裡講些什麼！」

但是我告訴她：要是這樣，我就要給她最後選擇。她開始懇求我不要這樣作。她說她願給我三倍的工資和幾件衣服，只要我們家裡能保持着太平和安靜。

我回答她：『你是出身有教育的階級，可是你說出這樣非常無聊的話！你的話在我的耳裡是白費而且沒有用的！你聽不出人民在進行什麼嗎？我是不應當阻止這一切的。』

這時候門上有一陣鈴響，兩里·班那可夫中尉走進膳廳裡。跟着他是格里希·茨維達也夫上尉。

班那可夫死一般慘白，容顏得可怕，一下就倒身在沙發上。而且這位中尉說：

『我的頭腦理解不了街上發生的事情。到處都是那些下流的東西，使得你差不多不能移動！多麼可怕，』他說：『想不到俄羅斯底命運將落在這些野蠻人底手裡！將來就是這樣，因為抵抗他們，我們簡直是人太少了！只要一出去，你就會知道我說得不錯！』

接着他歇見了我，並且輕輕地咳嗽了一聲。

尼娜·維克多諾芙娜說：『我已經同這個人民底代表辯論了整整一點鐘了。但是她盲目地固執着她自己的想法。你知道他寧肯要街上殘餘的渣滓，不願過上等社會圈子裡的正規的生活！最糟糕的，他敢於反駁我，同我進行辯論，好像我們是站在同一個社會水平上似的。』

於是茨維達也夫吐出了一句我十年以後才懂得的話。他說：

『現在復仇底時鐘已經敲了。人民已經把它實現了！我們的祖先吃了酸葡萄，子孫們底牙齒是會酸透的！』

兩里·班那可夫從他的沙發上跳了起來，同時我很驚訝地看到他裡面沸騰着的忿怒，他說：

『可是我們不會沒有鬭爭就丟掉我們的權利，我們會這樣嗎？』

可是上尉說：

『我們要戰鬥到最後一滴血！這裡不能有什麼妥協，因為兩個世

界已經撕打起來了！比起將要來到的事件，現在發生的一切簡直算不了什麼！』

尼娜·維克多諾芙娜向我說：『安路西加，去吧。我們還有別的事情要想一想，除你以外！』

就在那一天，作了飯以後，我匆匆地去到組織部。

在組織部裡每個人都聽說過我了。在那裡他們告訴我：『你，卡蘇亞諾華，將作我們的一個鼓動者。你將到羣衆中去爲職工會作宣傳。你已經正確地了解革命了。』

於是我用我的單純的方式問：『我可以離開男爵夫人嗎？』

他們大家都笑起來，說：『你可以，而且你一定要這樣。』

所以我跑回家去，收拾好我的東西，並且說：『我要走了。』

要描寫當時的情形，這簡直不可能！可是我抵抗了這場風暴。男爵夫人，沒有走進廚房，就把我的護照扔給了我。可是我的將近一個月的工資她却不願付給我。

我正同她爭論着這件事，這時候碰巧杜巴索華將軍本人從前綫回來了。我曾經想像他是一個肥胖的，滿臉鬍鬚的將軍，一種肥大的惡狗。然而他竟是一個骨瘦如柴的小傢伙，而且他在屋子裡不斷地咕噥和咆哮着什麼。

他在生氣，表示了他對於雨羅其加·班那可夫的看法。他妬忌他。可是尼娜·維克多諾芙娜底行爲却是異常地無恥。弁兵們告訴我她無論如何不願阻止雨羅其加到他們家裡來。將軍因爲寵愛尼娜·維克多諾芙娜，就不能不忍氣吞聲了。於是軍官們在約定的時間出現了，開始討論着革命，而且在他們中間發生了熱烈的政治討論。

唔，我這樣想，我不願爲了我的錢再麻煩了。我就去到組織部接受我的委任。他們給了我一點兒錢，並且分派給我一間屋子。他們佈置好了我的工作。我就熱烈開始這個工作。它的一切對於我都是有感而且吸引人的。一個新的世界開始展開在我面前，僅僅在這時候我才明白我一向是怎樣過活着的，而且人們一向是怎樣過活着的！我們大家怎樣都像奴隸一般，並且由於我們的盲目，怎樣不會注意到這

點！

我已經講過。就在這時候，被憎恨催促着，我到村莊去同富農得也夫談判。這次旅行使我對於許多事情張開了眼睛。它向我指出：除了這次革命，也許還有另一次革命，反對資產階級和貴族的人民革命。

我回來之後，就開始用更大的力量為革命工作。

作為一個鼓動者，我去到各處的人家，佈置傭工，雇婆，繡姆，和護士底一般的集會。

我向她們作激烈的演說，並且勸導她們加入職工會以便有系統地反對各種剝削，因為這些剝削使勞動者流盡血汗而只得到少許的金錢。

我差不多到處都受歡迎，雖然有幾個地方因為我太過激了想把我轟走。

當工人區進行選舉的時候，我被舉為市蘇維埃底傭工代表。

那時候市蘇維埃攜藉着將軍，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

當我去到那裡，他們就說：『參加一個黨派吧！你是幹什麼的？』

職工會裡有幾個人說：『根據我們對你的了解，安路西加。布爾塞維克黨應當最適合於你——參加這一邊吧！』我就這樣作了。

十五 十月的日子

秋天，在我們市裡，在基輔，開始選舉出席在彼得格拉舉行的代表大會的代表。

作為積極的工作者，我被選舉出席這個代表大會，我參加基輔代表團到列寧格拉去。

我很得意這件事情。我只願聽到關於代表大會的話。

在我離開基輔之前，伏羅夫斯基向我求婚，我拒絕了他。他要我

作他的妻子，他愛上了我。

可是我想着其他的事情。此外，我並不特別喜歡他。所以我帶着坦白的良心到列寧格拉去。他情形怎樣我不知道。我從此再沒有碰見過他。

在列寧格拉，我們的代表團住在軍官學校底建築裡。

我們正好在最具有決定意義的日子裡到達列寧格拉。正是在代表大會開幕的前兩天。

這是決定革命底命運的熱烈而又緊張的日子，這是人民的莊嚴而又戰鬪的日子。就是在這些日子裡，我聽到列寧講話，聽見許多著名的革命家挺身戰鬪。這對於我是一個極大的快樂。這是我所參加的一個節日。

現在談到這點，在我不免是奇怪了。可是在那些日子裡，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我對於當前的情形是完全沒有正確的概念的。

我在革命底坩鍋裡沸騰着，可是我並不充分明白這些事情底意義。這就是我的毛病所在的地方。

我不能使我自己同它協調起來。我總是羨慕那些參加鬪爭，充分明白他們的行動的人。對於我這是一些偉大的人物。至於我自己呢，我必須承認：我當時好像是在霧裡似的。我是以熱忱，甚至於是以澎湃的熱情迎接像十月革命這樣偉大的革命的，但是我仍然不明白在勞動人民的生活中這是怎樣偉大的一樁事件。

我甚至不好意思承認：在反對資產階級的最後鬪爭開始的時候，我正同一個女友在市區裡遊蕩。

她和我正在薩達華西大街上踟躕着。突然我們聽見了槍聲。我們兩個當時都是平常的鄉下姑娘，頭腦簡單的人，從不會在前綫上聞過火藥氣味。

『我們去看打槍吧！』我們說。

我們來到勒夫斯基大街，聽見一羣示威的人從『杜馬』到冬宮

去。他們是孟塞維克。他們喊着口號：『一切政權歸地方政府！』

可是我們的口號是：『一切政權歸蘇維埃！』這是我們十分了解的。所以我們沒有加入孟塞維克，只是極力想擠出一條路到冬宮去，聽說我們的隊伍是在那裏。

這時候我們聽見人們迎面跑來，並且向孟塞維克叫喊着：

『別再向前走，先生們。布爾塞維克會開槍迎接你們的，同時會有不必要的流血！』

整個示威的隊伍惶亂地停止着，不知道怎樣辦才好。正在這時候廣場上又聽見了槍聲。

於是孟塞維克中間有幾個人走去看他們能夠作些什麼。

我的朋友和我走不到我們的人所在的地方，於是我們打算從另一方面到廣場去，那一方面電車若無其事地正在飛跑着。

我們一直走到了廣場，可是令我們驚訝的，廣場上差不多是空空的了。

我們所有的同志們都排列在米里阿那亞大街上，在大元帥宮底拱門下。

我們決定去到他們那裡。我們覺得將有重大的事情發生。可是這時候一聲巨大的槍響爆發了，使得我們擁擠在一起的羣衆衝了回來。

在這裡，更糟糕的，我的朋友跌倒了，並且把腳脛扭傷了。我不得不把手臂伸給她，牽着她一起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我們聽見槍聲愈響愈大起來。

那晚上我到代表大會去，聽到冬宮被佔領了。

十六 又在基輔

第二天，參加我們代表團的羅森伯朗，來到我們的住所。他說我們必須立刻回基輔去，因為那裡將有事情發生，布爾塞維克將要奪取政權。並且到那裡去乃是我們的責任。

就在那一天我們離開了彼得格拉。

在基輔車站我們就聽到市區內正進行着戰鬥，而且布爾塞維克已經佔領了幾個區，正在向城裡巴多爾區前進。

羅森伯朗向我們說：

『雖然我的老婆和兒子在家等着我，而且我的心出我想像之外地惦念着他們，可是不回家去，加入戰士們底隊伍，乃是我們的責任！凡是願意擁護布爾塞維主義，反對地方政府而鬪爭的人，都跟我來吧！』

把東西丟在車站上，我們就到巴多爾區去。

的的確確，那裡正進行着猛烈的戰鬥。貴族，官員，和一部分市民曾經拚命地開火來抵抗基輔的無產階級。

大家知道，這個戰鬥解決的事情是有利於烏克蘭人民會議而不利於地方政府的。基輔的無產階級佔領了整個城市，但是蘇維埃政權僅只在一月裡才在基輔被承認了，而且接着經過沒有多久，因為以後基輔被德國軍隊佔領了。

所以我們從車站一直進入戰鬥，我當時沒有參加射擊，因為我從不會有過一支槍在手裡。

可是我幫助進攻的人。我搬運彈藥，給受傷的人縛繃帶。

當戰鬥完畢了，整個城市歸入了我們手裡，羅森伯朗就向我說：『你現在經過了這樣嚴重的考驗，你可以加入黨底隊伍了。』

就在當時和當地他寫了一個字條，打發我到黨底委員會去。

那裡有一個女人坐在桌子面前，正在登記新黨員。

有着長長的一列工人，水手，和從前綫歸來的士兵。他們都是要加入黨的。

我去到列子裡站着，不久就得到一本紅色的小冊子。

從此以後我就是一個黨員了。

接着基輔底困難時期開始了。

德國軍隊，赫特曼·斯可羅巴得斯基，比特路拉，和鄧尼金再又

進入了基輔，建立起他們的政權。

我們布爾塞維克們不能僅僅又着手等待着。

在德國人到來之前，我過了兩三個月比較安靜的生活，沒有參加前隊和戰鬥。接着是我生活中這樣的時期：我開始和一個男子同居，而且我們結婚了。

十七 在前隊中

事情是這樣的：那時候我結識了一個革命學生。他的名字叫亞爾加底·塔米寧。他是一個政府官員底兒子，但是在我們保衛基輔的時候，他完全是站在無產階級這一邊的。我對於他感到極大的尊敬，他也戀愛着我。一句話，我們中間發生了一種相互的好感。

他不是一個黨員，可是在涉及人民底利益的時候，他是非常熱忱的。他憎恨貴族和商人。他說每個人應當只為勞動者而戰鬥。他說人民最後擺脫一切剝削者，將來為自己而不為少數寄生者工作的時候已經到了。至於以後叫作共產主義或另外的什麼東西他全不在意。以後這都是會實現出來的，而且一切事情都會作來對於人民有用的。現在我們的責任是為當前的目標戰鬥，即使犧牲我們的生命。

他是一個很熱烈而且誠實的人。他是一個工藝學校的學生，可是他沒有畢業。我們一起加入游擊隊，當基輔在德國人和斯可羅巴得斯基手裡的時候。當德國人從基輔撤退了（在德國革命之後）我們就一起加入赤衛隊。我們一起在雪爾尼果夫斯基前線上的普拉斯條諾夫師團裡。

我在那裡作一個偵察員，他在機關槍隊裡。

但是在我們奪取雪爾尼果斯基這個城市的戰鬥當中，他被白軍底一顆子彈給打死了。

我是慣於失掉我所親愛的人的，而且我一生遭遇過一些很大的損失，可是我却描寫不出這次的情形怎樣克服了我。我是被震撼和壓倒

了，並且我像從前所沒有過而且以後大概也不會再有地那樣痛哭過。我簡直沉沒在悲慟裡，我是這樣地愛着他。

我的同志們向我說：『向他的屍體宣誓，安娜-卡蘇亞諾華，要給他復仇，而且作你們已經着手的事情！那末你就會感覺好得多！』

我就這樣作了。

我真的感覺好得多。我給自己一個鄭重的諾言：在我們的希望沒有實現之前，我決不放下我的槍。

於是我的諾言好像弄得我發瘋了。我始終站在戰鬥底前列。不論什麼地方我總是一直向前。我去到敵人後方，而且作了很多的破壞。去向他們的司令部扔炸彈，當時對於我並不算一回事。我是異常地大胆和堅決的。我當時對於一切都不在意。

在那個時期我得到陸軍司令部兩次獎品。第一次我被給予了一枝上面刻有我的名字的白爾寧手槍，第二次一個金銀。至於紅旗勳章是我以後得到的。

可是關於戰爭生活底一些插曲你可以寫一本單獨的書——這樣引人注目的事情都是在那兩年當中發生的呵！

那些日子底戰績是應當寫在內戰史上的。

我們有着勝利和失敗。可是也有着很困難的時期，那時候整個烏克蘭差不多都在白軍手裡，而且兩登尼支正向着彼得格拉前進。

有時候你去司令部瞥一下公報，你的心就會沉沒在悲痛裡。可是補償這個，我們把白軍驅逐到了克里米亞那麼遠。

當我們把俄國貴族底這個工具一直追趕到秘里科爾的時候，我記起了茨維達也夫上尉底那句話。我記起了他當時是怎麼說的：報應底時鐘，報復已往的一切的時鐘快要響了。這證明是完全確實的。

那時候我不知道格里布·茨維達也夫在那裡，他的朋友雨羅其加·班那可夫，我們的男爵夫人和她的將軍在那裡。

我只是在以後才發覺他們，當我在克里米亞，在耶爾我碰見他們的時候。這正是在他們要逃往國外之前。

這是我不能忘却的一刻。

十八 去什托米爾的旅程

唔，當我們奪取了什托米爾，開始猛烈地前進，把白軍逼下到克里米亞的時候，一件出乎意外地使我幾個月動彈不得的事情發生了，而且我幾乎因此死了。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我們的師長曾經命令我去護送載運病人的火車。他委任我作這個護送隊底指揮員。他這樣作是要我從戰鬥中得到一點兒休息。所有的同志們都看到了我在前線上簡直發了瘋似的，絲毫沒有想到危險。此外我還未曾忘掉我的丈夫底死亡。

所以就決定這樣來分一分我的心。

師長向我說：『關於運輸，現在正有着一種危險的情況。無論如何必須把五車病人和受傷者更向後方輸運。我吩咐你，安娜·卡蘇亞諾華，把他們帶到什托米爾去，而且我委任你作這個護送隊底總指揮員。你必須記在心裡：『護送受傷者乃是一種具有很大的責任和光榮的事情。』

有三列車的確是受傷者，可是另外兩列却是患着麻疹的病人。師長本人毫不知道由於這些列車我被注定了將要遭受一些什麼。

不到幾天我就徹底明白了我的任務底一切困難。

我深深地感到了這些困難。所有的護士都病得像死人似的。就不必說那些收拾清潔的人了！甚至管理發動機的人員都因為麻疹而倒下了，同時受傷的人必須自己去管理發動機。這樣就使這次旅程變得極端的困難。最重要的，對於受傷的人絲毫沒有照顧。我必須自己揹負受傷者，把死了的人從車廂裡拖出去。

此外，爲了往前走，每一站都必須弄到機關車和許可證。

現在我明白了在戰鬥的行列中比這裡要快樂得多。就是在這裡我得了一種心臟衰弱病，甚至開始害起失眠症來。

有一次我幾乎打死了一個站長。

我到他的辦公室裡去，可是他拒絕給我一輛機關車。

我們在那裡已經等了一整天了。我的病人們簡直快要死去似的。我感到非向前走不可了。

我把我的特別訓令給他看，可是他滿不在意地把它扔在一邊。

於是我想我必須激動他一下，所以我拉出了我的手槍。我說『現在——我弄得到一輛機關車嗎？』

可是他，一點不慌亂，只是冷冷地說：『瞧這個呀！她竟敢無恥地想威嚇我！來，把你的手槍放下吧，要不然的話，我和我的伙伴會把你扔出窗戶去的！如果每個下流的婦人，』他說，『都開始把手槍指向着我的臉，那我們將不在這兒了！僅只爲着這個我要給你一個教訓，而且你不會弄到你的機關車！』

於是我駭人地狂怒起來，差不多筆直地向站長打了一槍。子彈穿入了牆壁，離他的腦袋可以說只有有兩個生的。

他跳了起來，沒有說一句話，沒有叫喊一聲，就跑出辦公室去了。

我叫喊着：『我要把你像豬一樣打倒！』

他們大家開始奔跑和驚擾起來。

站長底助手說：『安靜些吧！我無論如何給你弄到一輛機關車！』

二十分鐘後他們的確給我弄到了一輛機關車。

站長也出來監視把車頭聯結好。可是他沒有朝我這個方向看。這使我加倍地慚愧我竟這樣地動氣了。

在火車正要離開之前，我送給了他半塊大麵包。他在託辭不要之後就感激地收下了，甚至向我揮起他的手。

如我說過的，我寧肯留在前綫而不情願護送火車。但是我必須完成指定給我的任務。

這個任務我是光榮地完成了。

在路上，真的，車上百分之二十五的人都死了，也許說不定還要糟糕些。

總之我把火車護送到什托米爾了。

在什托米爾我到澡堂去，我洗了一個澡。我走出來，在街上我昏倒了。接着我開始可怕地說起謔語來。

他們送我到醫院去。事實上我是得了極端危險的癱瘓。我要把自己拋到牀外，要把鏡子打碎扔到地獄裏去，等等。

我病了幾乎六個禮拜，可是接着我復元了。這就是說我復元到不過爬行兩步就跌倒下去。

離什托米爾七十公里住着列麗亞底舅舅，列麗亞是我在醫院中外地碰到的一個基輔朋友。

她邀我同她到村莊裡她的舅舅那裡去休養。我就這樣作了。

他們從司令部給了我的假以及少許的錢，於是列麗亞和我就到村莊裡她的舅舅那裡去，他十分和藹地接待我們。

在那裡不到三個禮拜我就很快地復元了，我恢復了我的力氣，又豐滿起來，並且決定回到鬭爭裡去，因為內戰還沒有完畢。

十九 一個危險的委任

我當時又去到什托米爾，可是在司令部裡他們告訴我埃加特里諾斯拉夫方面曾經打聽過我，而且依照所接到的電報，我必須立刻到那裡去。

我到埃加特里諾斯拉夫去，出現在黨底組織面前。

一個在地委工作的同志，和我同住，叫作比俄特爾。卡蘇亞諾華的，極其尊敬地接待我。他告訴我他們有一個重大的職務要給我。他把我介紹給兩個來自祕里科爾附近戰場的軍事人員。他說這是無產階級運動底命運裡的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機。他說蘇維埃俄羅斯現在差不多把貴族和資產階級掃除乾淨了。整個國家是在人民底手裡，而

它在最近的將來就會繁榮起來。可是克里米亞仍然在敵人底手裡，在朗基爾將軍底手裏，在軍官，貴族，和地主底手裏。只要情形還是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決不能讓自己放下我們的武器。

『這個戰場，』軍事人員中的一個說，『無論如何在冬天以前必須肅清。現在克里米亞好像是我們的紋地上的一個污點。我們已經從各個戰場上驅走了貴族俄羅斯底勢力。我們被阻在這裡，這是不能容忍的。現在正是把白軍從這個半島上筆直推入海裡的時候。』

於是卡蘇亞諾華添加道：

『關於這個，我們有一個責任很重大的職務要給你。我們知道你的一切光榮的過去，而且我們很明白你的胆量，意志，和對於人民革命的忠誠。古特羅夫將軍殘酷地破壞了辛非羅波爾的工人組織，並且吊死了許多分子在電燈杆上。目前我們和辛非羅波爾與耶爾他的地下組織失掉了聯系。無論如何必須有一個人去到那裡。必須把錢帶給那些同志們，並且把關於將來的指示交給他們……你能作這個嗎？我們委任了你而沒有委任別人，因為現在去克里米亞的唯一的道路是只有通過前線。如果必要的話，你可以冒充一個軍官底太太或這一類的什麼。一句話，一個男子是不適合於這個職務的，而一個女人……』

他瞧看着我，並且首肯似地加上說：

『有着像你這樣的臉貌！而且有着我們大家知道你所具有的這種胆量！』

對於我這不是一個同意不同意的問題。我立刻說：『好極了！我願到白軍那裡去作一切必要的事情！』

他說：『可是我們不知道他們會怎樣對付你，如果他們捉住了你，他們大概會……』

在這裡他又瞥了我一下，同時我突然看出他在顫抖着。他彷彿只在這時候才看見了我似的。我看出他決不是漠然的地瞧着我，而是帶着深深的情感，這使得我不好意思起來。

於是，如一個女人所能看出的，我看出他對於我已經有了一種很、

稀有的強烈的喜愛。我看出他的心已經一下燃燒起來了。他把他的炙熱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於是感到非常羞愧，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當時每個人都看得出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他們咳吐了一聲，他也咳吐了一聲，站立起來，開始在屋子裡來回地踱着。

我們大家等待他說下去。我想：『但願他不要說什麼話才好』。

可是他說：『要是你的健康，安娜·卡蘇亞諾華。不能勝任的話，那你就千萬不要去呵！要是這樣，我們會找到另外的人來擔任這個工作。』

我說：『我的健康現在是非常之好的。我要以最大的樂意和愉快來完成指示。』

軍事人員中的一個說：『讓我們這樣安排吧：我們明天帶你到最前面的陣地上去，同你一起想好一個行動底計劃，然後你就可以作下去了。』

卡蘇亞諾華送我到階前，於是他向我說：『你從克里米亞回來之後，我很高興看到你，如果你容許我的話，……我，』他說，『我不知道怎樣向你講，可是你瞧見面第一個男子，看起來他是一見面就愛上你了。我自己也很驚訝這個！可是你正是那個符合我的夢想的人，並且，』他說，『這將是我一生中的一個極大的不可補救的損失，如果我看不到你。』

乾脆地說，我被他的話感動了。我不能說這個四十歲的男子當時吸引了我，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總之同意了在回來之後和他見面。的確這是違反我的原則的。如果我忍受不了一個人，那我給他什麼許諾，就非出自我的本心了。

不管怎樣，我們互相道了別，允許不要忘記那一天。

二十 一個夜間的旅程

就在那晚上，他們給了我一條裝着那要拿去交給辛非羅波爾的地

下組織的錢的帶子。接着他們給了我一些確切的指示，並且告訴我把兩個地址緊記在心裡——一個在耶爾他的，一個在辛非羅波爾的。我必須去到這些地址，給以他們關於要在克里米亞爆發的罷工的指示。

於是我叫他們給我最值價的綢緞衫，頂好的上衣，和屬於最好的行裝的種種東西。我要一點差池也沒有地裝備起來。如果被捉住了，我就決定冒充一個從蘇維埃俄羅斯逃跑出去的女人。我決定說我是一個軍官太太或這一類的什麼。

在沒收了的財產裡他們挑選了我只有在尼娜·維克多諾芙娜男爵夫人家裡看過的那些華麗的東西給我。

除開這個，爲着特別時髦，他們給了我一個嵌有紅色寶石的戒指和一支手鐲。

可是當我把這些裝和戴在我的被廚房工作弄得非常粗糙的手上的時候，我就明白非把軍官太太這個念頭丟掉不可。

可是我當時不會決定究竟冒充誰。總之我斷定一切都會進行得很順利的。我斷定憑着我的偵察的經驗我會不被阻止地到達白色區域。

我把那兩個地址緊記在心裡。我把錢帶這樣繫上，使得它容易一下扔掉。我決定像上等貴族那樣戴上一個繫着鏈子的單眼鏡，可是他們找不到一個給我，並且作爲代替物，他們給了我一付製造得很精緻的可愛的青貝殼的小雙眼鏡。

第二天他們帶我到一直抵達祕里科爾——伊斯特馬斯的陣地上去。

最初我打定主意從鐵路大橋附近的地區橫跨過去，可是師長格魯亞熱諾夫同志勸告我不要這樣作。他說鐵路周圍安置着特別的警戒，我們必須尋找到白區去的另外的道路，因爲沒有絲毫可以不被發現地從這裡通過的機會。

所以在研究了整個戰場底地圖之後，我們決定最好是挑選離要塞不遠的另一個地方，這個要塞叫作雨斯特終斯克要塞，如果我不會忘

記或和別的什麼混在了一起的話。

這個地方是格外地顯露出來的。它簡直是一個像草原般的空曠的地區。所以你們會認為它特別難於通過。可是那裡有一個沼澤。有些處所甚至是不能瞧見的。作為一個偵察員，我立刻認識了這個便利。顯然這裡的守衛比另外任何地方都更少些，而且橫跨過去大致是可能的。總之其他的一切地方都更壞得多。

說起很有趣，十四年後，在一九三五年，這個沼澤裡發現了一個紅軍底屍體。於是他在隆重的儀式中被埋葬了。這件事情本身指出：不管地方怎樣平坦，這裡有着一些處所在某種程度是隱蔽着的。

另一個可能是沿着塞瓦西死湖底岸上走，可是這對我更不適合，因為這一定要在鹽水裏游泳兩公里遠。

所以我冷靜地決定了堅持通過沼澤的這個主意。我把敵人陣地底地圖研究了兩天。我的任務是在極力藉着夜色底掩蔽不被發見地滑過敵人要塞底哨兵綫。爲了這個我必須割斷鐵絲障礙物，去到那個警戒得最疏忽的沼澤地區。當我到達那裏，我就得開始我的從蘇維埃政權下逃跑出去的故事，然而這將是一個糟糕的開端，因為誰會那樣愚蠢，相信我爲着這個目的能夠通過紅軍的陣地。可是再沒有別的辦法到達白軍地區了。

我的服裝也給我很多的麻煩。我一件一件地試了又試。我要裝扮得盡量地自然；可是我沒有辦法弄得很自然。所以我決定穿上一件平常的稍爲破爛的上衣。可是我又穿上一件綢襪衫。這使我更像一個從蘇維埃政權下逃跑出去的失了戀的女人。

最後一切準備好了，我在九月二十八日夜就離開了我們的戰壕。我們的巡邏兵領我走了兩百步遠，於是把我和一個非常熟悉這個鄉間的偵察員丟在郊野裏，

天色是可怕地黑暗，沒有月亮。不時地曠野被敵人底火箭照亮起來。我的心開始跳動得更快，可是並沒有恐懼；相反地有着有一股突然上衝的力量，一種想把一切盡量趕快和完美地作好的願望。

我的偵察員觸了一下我的胳膊，於是我們緩慢而又小心地向前走去。

最後我們走到了鐵絲障礙物面前。偵察員和我用剪子剪斷了鐵絲，繼續向前走。聽見了槍聲。火箭又颯颯地飛向天空。

最後，再走一百步，我的偵察員就給我指示怎樣向前去，並且向我告了別，不見了。

我是獨自一個人了。我的四周都是沼澤。我走得很慢，而且非常困難，好像我的氣力快要消失了。

我朝着偵察員指給我的星子底方向走。

在一個地方我在草叢裏躺了二十分鐘。我是如此地疲乏和無力，我很想就在那裏睡覺了。我困難地驅除了瞌睡，繼續向前走。但是我立刻看出火箭颯颯地飛向着在我背後天空。這是說我已經走過敵人底前列的陣地了。不管怎樣難於置信，這却是一個事實，而且這個功勞是要歸之於我們的富有經驗的偵察員的。

二一 被捉住了！

我向前走過了一個坦平的田野。我走了一俄里多，於是我發現自己面對着一個哨兵的木屋。

這是如此地意料不到，我幾乎叫喊出來。

我跳在了一邊。可是這時候一個聲音嘶叫着：

「站住！誰在那兒走？」

我知道不作聲是沒有用的。我說：「我想到白軍那裏去！」

於是我聽見一陣飛快的腳步聲，有兩個人向我跑來。

令我驚駭的，他們乃是軍官。我是準備了被捉住的，可是只想像過士兵們會捉住我，而他們講話在我是更容易些，但是這是佩着金帶和指揮刀的軍官們，這是一個令人不愉快的意外。

這時候月亮出來了，夜色變得十分地明亮。

軍官中的一個抓着我的肩膀，開始搖撼我。你難道說他曾經吃了一驚，被恐懼給震怒了。他叫喚着：

『你是誰？你是怎樣到了這裏的？』

另一個說：『你可以瞧出這是一個紅色的娼婦呀！另外還有誰會在這裏哭來哭去的？』

我鎮靜地回答：『帶我到參謀處去，先生們！在那裏我會把一切都講出來。』

我是要延遲時間。我自己不知道我希望着什麼。

我向軍官們說：『我想到辛非羅波爾去，爲了私人的事情。我是從紅軍那裏跑出來的。』

他們大笑並且說：『決沒有這樣的事情！到師部去吧！』

但是他們比較客氣一點了。

我們一起到師部去。

我的一切疲乏好像不見了。我狂熱地想好我的行動計劃，決沒有逃脫的機會，軍官們拿着手槍肩靠肩地走着。

第一件我要作的事情就是丟掉我的帶子。

帶子是在我的上衣裡面，而且是繫得來容易解掉的。我偷偷地把手在胸膛上摸了一下，帶子就滑過我的綢襪衫，墜到大腿上，並且輕輕地落到了草上。軍官們沒有注意到。

突然我非常尖銳地感到失落了錢和文件，我幾乎哭叫起來。但是還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不得不爲着將來的工作挽救我的脖子。

於是我想對自己說：我必須記住在發生事情的時候，帶子丟失在什麼地方。可是究竟怎樣記得住呢？

我開始數我的脚步，我要數我的脚步直到我走到一個容易記住的地方。

我剛剛數到七百五十，我們就走到鐵路面前，我開始又數，我數了一百步就到達一個寫有七百這個數目的木標。

在這以後我就想着我要捏造的故事了。

突然從我近來的戰爭經驗裡我記起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們曾經在雪爾尼科夫附近的戰場上俘獲了一個白軍軍官，一個卡路金上校。他很年青，大約三十歲光景。他的行動令我們很驚訝。他的行動是很勇敢而且單純的，當他被帶到參謀處去的時候。

我們問他爲什麼來到那裡。我們意料會從他聽到種種的扯謊，可是他說：「是的，我的確是一個白軍軍官。我不隱瞞你們我對於革命沒有同情。但是我要求你們相信我的真實的話——我到你們這裡來不是爲着軍事或政治的目的，我是戀愛着一個在撤退之後留在俄里俄爾的女人。我對於她的情感非常強烈，我決定去看一看她。如果你們讓我同她回去：那我作爲一個人將極端地感激你們，而且不再反對你們。如果不這樣，那我就同她住在這裡。這就是說，當然，如果你們有着慈悲，不槍斃我的話。我知道我在作些什麼，當我來到這裡的時候。」

這些話使我們大家很驚訝，我們不知道要想些什麼才好。

這個明格爾聯隊底卡路金上校莊嚴地回答了軍事法庭底所有的問題，但是堅持着他的戀愛故事。

可是法庭看不出慈悲底理由，判決了上校最高的刑罰。裁判官向他說：

「我們願意，上校，尊重你的最後的要求。如果你高興的話，我們願意把你喜歡的一切東西送給你所愛的女人——一幅照片，你的一些東西和最後的問好。像你這樣戀愛對於你是一個光榮。可是你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沒有權利不這樣作。」

對於這個，上校大笑起來，並且說：「你們真的說你們相信在俄羅斯底命運存亡攸關的時候，一個俄羅斯軍官還會糾纏在一個女人底裙邊下面嗎？並沒有女人！是我捏造來遮蓋你們的眼睛的！這沒有成功——太糟糕了！我是準備死了！」

這使我們大家非常吃驚，簡直是嚇了一跳。於是我們明白白軍在雪爾尼科夫附近的失敗不能使我們把他們估計太輕。不管他們怎樣腐

敗，敵人底隊伍裡還有着堅強和很大胆的人。認為他們只是一堆垃圾，就會是政治上的錯誤。

所以在軍官們帶着我到參謀處去的時候我記起了這件事情。我覺得在參謀處敘述一種戀愛故事倒是一個好主意。既然我們曾經相信過，那他們也會相信的。

在我打定主意捏造一樁戀愛事件去蒙混參謀處之後，我就感覺心裡輕鬆一些，不再懷疑我的成功了。

這時候軍官中的一個粗暴地抓着我的肩膀，叫我停留在我站住的地方。我們是在一個小房子前面，大概這是參謀總部了。

天色依然是黑暗的，不過天空灰白了一點兒。大概是五點鐘光景。

二二 第一次審訊

爲着某種理由我沒有在這裡被審問。我只在極其粗率和馬虎的方式下被搜查過。可是他們在我身上沒有發見什麼。

被搜查之後我在階石上坐了半點鐘，軍官中的一個站在我面前，手裡拿着手槍，狠狠地瞪視着我。另一個到什麼地方去了。

最後他回來了，並且說：『將軍命令把他帶到江科伊去。我們當中的一個必須去。如果你願意的話，中尉，你就去吧。』

這個中尉和我步行了幾公里，最後登上了一列載我們到江科伊去的貨車。

乾脆地說，我被這晚上的倉皇情形弄得非常疲憊了。一爬到車上我就像一個木頭似地在車廂底地板上睡着了。當我醒來的時候，我們已經在江科伊了。

唔，十分鐘後我就在審訊之下了。我是被一個比拉米多夫上校審問的，在他面前那個跟我一起來的軍官立正地站着。

這個上校顯然是他們的特務首腦或這一類的什麼。

從這個軍官聽到了詳細情形之後，他就讓他走了，獨一個人同我在屋子裡，開始很客氣地和我談話。但是他的客氣並不令我覺得舒服。我看去他甚至於沒有特別注意地瞧看我。總之這使我感到驚愕。這好像是手裡沒有勝牌而賭牌似的。在這一夜的旅程以後我一定顯得可怕極了。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婆巫似地頭髮蓬亂而且滿臉骯髒。

上校詢問我這個或那個，我回答他一切在我覺得是最適當的事情。

我預備告訴他在當時是可信而又適合的什麼。我想說我是尋找一個我比生命更愛的一個軍官，所以來到了這裡。可是在最後的一刻我糊塗了，沒有說我打主意說的話。我說我是一個在克里米亞的軍官底太太。

『他叫什麼名字？』他問。我回答：『他姓班那可夫，名叫雨里安那託路伊維支。』

『哪一師團？』上校問。『我好像知道這個名字。』

我說：『他是砲兵師團警衛大隊底一個中尉。』

比拉米多夫上校笑着說道：『你這個還說得不錯。可是，對不住，你不能够作他的太太！』

他瞧着我的一雙粗糙的手。

我說：『唔，我是他的情婦。他把我丟了。可是我很愛他，我決定要找到他。我和他同居了兩年。現在我很眷戀他，我不知道對於自己要怎麼辦才好。』

我看得出比拉米多夫上校不願相信我。他開始同我開玩笑，提出可笑的問題，並且追問我的過去。

於是他粗暴地說：『我要丟你在土牢裡。你頂好打定主意要講些什麼！如果你繼續你的扯謊，你這下賤的娼婦，我一定要送你到天上去，我討厭你的不要臉的扯謊！僅只叫你自己作警衛大隊底軍官太太，你就應當捱一大頓鞭子！』

他叫了一個弁兵來。這個弁兵帶我到鄰近的房子去，把我扔到了地窖裡。

當我正被他帶到地窖去的時候，一個頭髮稀疏的軍官很好奇地看着我。我聽出他甚至要走到我面前來，可是押送的人不讓他這樣。我當時想着別的事情，所以我沒有特別注意他。

我被投進去的地窖有一個極小的窗戶，幾乎只能容許一個貓爬得進去。

我是慌亂而且無能為力了。我明白事情對於我是黑暗的，結果大概是會槍斃。我非常忿怒我自己，因為我給了一些猶豫和愚蠢的回答，因為我不能捏造一個更近情理的戀愛故事。可是我決不能弄得一塌糊塗。我決定不招認什麼事情，否則我的毀滅就會是不可避免的。我下了決心堅持着這個戀愛故事。

我坐在地窖裡的一堆垃圾和石頭上，極力想出一個行動計劃，以及在下次被審訊的時候說些什麼。

突然我聽見了音樂底聲音。一個人在吹奏口琴。

我去到窗戶面前，聽見比拉米多夫上校在院子裡來回地走着。他顯得很沉思似的，而且有些悲哀。

他背後跟着一個兵，他一面走，這個兵一面吹奏口琴。

這個兵吹奏得非常之妙。他是在吹奏俄羅斯民歌。

當時他吹奏了一個歌，出乎意外地使我哭泣起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歌。我以前從沒有聽到過。它開始是這樣的話：

我的腦筋枯萎在我的頭中

我的心沸騰在我的血液裡……

等等這一類的東西。

哭泣並不是我的本色。可是我的神經在審訊之後震撼得太厲害了，這個歌竟致使我嗚咽起來。這是一個很特別，很特別的歌……而且這個兵吹奏的聲音是那樣的柔和，我的這個心好像是完全變樣了。

可是哭了一下我就振作起來。我的這一瞬間的軟弱對於我甚至是有用的。我不願在任何情況下把自己交給絕望。哭泣和煩惱有什麼好處呢？最好節省力量從事將來的鬭爭！最好戰鬭到最後！我決心要在很高代價和某種目的之下才出賣我的生命，因為它不是我的，它是屬於革命的。

這些思想鎮定了我。我又感到輕快和安適。

晚上很遲了，一個年青的軍官走來叫我。他客氣得令人作嘔。他說：『太太，比拉米多夫上校請你到他那裡去。同我來吧！』

二三 第二次審訊

比拉米多夫上校開始很有禮貌地向我講話。他請我坐下，並且吩咐盛了一杯茶給我。

我開始喝茶，並且傾聽着上校說些什麼。他向我談到整個俄羅斯底命運底非常嚴重的時機，並且說要是他們不得不離開克里米亞，那末這個國家就會被其他的一些國家撕成粉碎了。

我想反駁他，可是我抑止着。這樣是會把我暴露出來的。

當我喝完了茶，比拉米多夫上校就在桌子上砰地擊了一下。他叫喊道：『你是一個扯謊的娼婦！現在我明白地看出你是被派遣到我們這裡的。我今天一定要槍斃你！』

我說：『你不加思索地就打定了你的主意，上校！』

『我把茶給你喝：』上校叫喊道，『是要考驗你呀！你作了兩年警衛大隊底軍官底情婦，這是完全扯謊！你像農民一樣喝茶！我叫他們給你搗碎的糖代替成塊的糖。你從匙裡把它吃了而不把它放在茶裡。你從沒有和一個講禮貌的人同桌子坐過！我甚至不能相信班那可夫和你同居過兩個月。停止你的無恥的扯謊，把真話告訴我吧！你為什麼穿過我們巧製綫呢？』

我是連骨髓都被震動了，因為上校底推測是絕對錯誤的。如果我沒有把糖放在茶裡，這並不是因為我不懂得社交方式，我曾經看到够多的了，當我住在男爵夫人底家裡的時候。我不會把它放在茶裡，因為我是習慣了節省糖的。那時候正逢着一種飢荒，沒有人再把糖放在茶裡了。我從匙上把糖吮在口裡，一面吃糖，一面喝茶！總之對於上校在這樣無聊的根據上作出他的結論我是被觸怒了。我是這樣地被感倒了，我簡直找不出什麼話說。

我的沉默幾乎證明是我的失敗。

比拉米多夫叫喊道：『我問你，你這娼婦，你爲什麼穿過我們的戰綫呀！』

但是，雖然我被壓服了，我堅定地回答道：『我穿過戰綫是要看我比生命更愛的那個人。』

上校用一種可怕的聲音叫喊道：

『你在扯謊，你這娼婦！你的農民的手把你暴露了！你是準備用那骯髒的手來扼死我們的！世界上從不會瞧見過像你這樣沒有受過洗禮的廢料！你容許我這樣向你講話就證實了我的懷疑。你是一個布爾塞維克！我打賭你甚至沒有佩戴一個十字架！』

他十分兇惡地抓着我的上衣，把它一下撕破到我的腰部，他是那樣地可怕，我以爲他要殺死我了。

但是當他叫我作沒有受過洗禮的廢料的時候，我自己是忿怒極了，雖然我並不在意，而且感到觸怒是的確愚蠢的事情，可是我需要一點什麼來紓洩我的忿怒。

我叫喊道：『我曾經是受過洗禮的，我看得出你是在垃圾堆上生出來的狗仔。』

他抓着我的肩膀用另一隻手使勁地在我臉上擊了一下，血從我的鼻孔和口裡迸流出來。我吐出了兩粒牙齒。

『我的上帝！』上校叫喊道。

他倒回在他的安樂椅上，用兩手緊抓着他的腦袋。

『我的上帝！』他叫喊道，『如果五年前有人敢於叫我打一個女人，那我會把他像狗一般一槍打死的……你聽着呀！你用你的無恥的頑固把我弄得發瘋了！我不應當像我平常打男人那樣打你！對於這個我是決不會饒恕你的！』

我沒有說什麼。

他取下他的戒指，忿怒地把它扔到屋角裡。

『娼婦！』他說。『我在那個戒指上刻有一個誓言，禁止用武力對待女人。我是從巴夫羅夫軍事學校畢業的，你使我破壞了那個誓言！現在我決定要把你槍斃了！』

這時候有人敲門。

『你不能進來！』上校用一種野蠻的聲音叫喊道。

『聽着，比拉米多夫，』一個聲音在外面說道。『只要一分鐘，我有極端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

門開了。一個軍官走進屋裡來。我看出這個軍官是格里布·茨維達也夫上尉。

他看起來像他平常一般模樣。漂亮，穿着稀奇，他的黑髮襯托着他的臉龐。當他聽見我的時候，他把頭顛蹙了一下，但是他不認識我了。我的臉被打破了，正流着血，我的上衣給撕破了，我完全像魔鬼一樣地骯髒和污穢。

他微笑着說：『呵，上校，你怎能這樣呢？這是什麼方法？』

他從荷包裡取出一條細織布手巾，把他扔給我好擦乾淨我的臉。可是我沒有這樣作。我怕他會認出我。於是關於班那可夫的那個編造最後就會暴露出來。我坐在長凳上，用兩手遮着我的臉。

上校說：『她是一個赤匪，我完全確信這個……我們的處境是這樣地緊張和危險，我竟致有點兒慌亂了！』

茨維達也夫說：『你知道我被委任作耶爾他底特務首腦。我立刻要走了……至於我們的處境，那比你所想的還更糟糕……我剛從古特

羅夫那裡來。他簡直是在發謔語，他是在一種駭人的狀態中！這一切多麼可怕，比拉米多夫！這是歷史上多麼可怖的時期！我們小小的一羣文明人，在農民大眾底前進面前撤退着……到現在我們安身在一個小島上，可是還能繼續多久呢？』

上校說：『我也相信我們注定滅亡了。是的，我們是最後的羅馬人。我們是文明底最後堡壘。在我們以後就是陰慘和黑暗的世紀了。怎樣的時代，見鬼去吧！』

『看起來報應底時鐘已經敲了，』茨維達也夫上尉說。

他又重複我聽見他講過的那句話：『祖先們吃了酸葡萄，兒孫們底牙齒是會酸透的。』

我很想警告這些腐敗者。我要告訴他們世界勞動者大大地提高了的不可思議的新的文明。我要說：『是的，先生們，報仇已經到了，報復人民從剝削者，工頭和地主所遭受的一切苦痛，一切災難的時刻已經到了！』

雖然我當時在這些問題上並不太強，我却要向他們講：他們的見解是錯誤的。

可是當然我不敢把我的地位弄得更壞些。我的生命並不是屬於我自己的。所以我保守着沉默。雖然他們的話是指向着我的，我却強迫着自己不說一句話。

比拉米多夫叫了一個弁兵來。接着另外一個軍官走了進來，比拉米多夫悄悄地給了他一個很長的命令。

這個軍官向我說：『跟我來吧。』

我們離開了這所房子。

二四 意外的緩刑

半點鐘後他們向我作了一幕醜惡的喜劇，他們佈置了一個假的槍斃的場面。他們要從我這裡得到我隱瞞着……他們以為面對

着槍筒我一定會陷入絕望，於是會把一切都招認出來。

他們帶我到一個花園裡，讓我背靠着—扇門站住。於是下命令：『開槍！』

可是在這以前他們告訴我：只要我招認，他們就釋放我。他們用鞭子和槍杵打我，要我把一切告訴他們。他們打我的肩膀和背。我沉默地忍受着這些毒打。

我認爲：如果我招認了，那我一定就會完蛋。所以在他們問我的時候我堅持着我的故事，雖然後來我快要失掉我的力量和知覺了。我幾乎忍受不了苦痛，忿怒，和死底恐怖。

把槍瞄準着我，他們說：『來吧，說出你最後的話！這是你的收場了，無論如何！』

我回答他們：『我已經告訴你們我的最後的話了。如果你們不管這個一定要槍斃我，那你們就是一羣流氓！這就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所講的最後的話！』

他們對於我的頑強感到非常的驚訝。我瞧見他們聳一聳肩膀，顯出驚愕的模樣，我不知道他們在想些什麼。他們從我頭上打了一排槍，我跌倒了，我以爲我被打死或者打傷了。可是事實上我兩者都不是。他們帶我回去，又把我扔到地窖裏。

最初兩天，我得乾脆地承認，我是毫不動彈地躺臥着的。我甚至沒有接觸食物，只是喝了一點兒水。

可是接着我變得好些了。我盡量地把自己收拾整齊起來。於是我體驗到這樣的一股力量，使得我想逃跑。

我極力要把窗戶旁邊的一個石頭鬆解下來。它却不服從我的努力。可是我並沒有失掉希望。

突然我瞧見有人放了一束葡萄在窗台上。這使我感到驚訝。我想——難道這些老虎中間還有一個仁慈的人嗎？

——總之我吞食了這些葡萄。我又開始想到逃跑。

可是有一天一個軍官來到地窖裏，向我說：

『起來吧，我一定要向你講話。如果你太虛弱了，爬不起來，那我願幫助你。』

這些話令我覺得愉快。忘掉了我的一切假想的地位，我說：『謝謝，我不需要任何人底幫助。你們的軍官太太沒有幫助就不行，可是我，』我說，『仍然是很好的。』

但是我太確信了我的力量。當我出了地窖，走到花園裏的時候，我的頭非常昏眩起來，我幾乎跌倒了。可是我不願在敵人面前顯露我的弱點。這不是我的本色。我彎下身去摘取兩朵小花以便掩蓋着我的昏眩。

這個軍官說：『瞧着你真是愉快——這樣一個健康，強壯，和有力量的女人！別的任何人都遭遇了你所經歷的一切一定會完全倒坍下來！你從地窖裏出來，開始摘取花朵，好像不會發生什麼似的！這種生命力引起我極大的讚賞！』

我說：『我很驚異你挑選這樣的時間，軍官先生，來褒獎我——我已經想着，』我告訴他，『其他的事情了。』

軍官笑着說：『我喜歡你的粗暴的話，它們在我心中也發生了回響。它們也顯出你的偉大的精神。』

於是我驚異地看着他。

我在面前瞧見一個約莫三十歲的軍官。他就是那個當我正被帶到地窖去的時候極力想走來我面前的軍官。他長着一頭淡黃色的髮絲和一付平凡的面貌。他有一雙細小的凹入的眼睛，他的臉是一腫和不健康的，面頰上有一邊長着一個疤痕。

他說：『乾脆的說，這些日子我一直在注視着你！我不隱瞞你從開頭起你就令我高興！你使我們想起了我的在基輔離開了我的太太……她就像你這樣健壯而且堅強！力量和健康是生命裡我所重視的唯一的東西！另外再沒有什麼會感動我！我自己是一個農民底兒子，田野和自然底兒子……可是你在面前瞧見的是誰呢？我沒有海洛英底幫助連一天也過不了。沒有這個我簡直是一束禍經罷了，你會感到驚異，

如果你聽見我……是的，在什麼地方我失掉了我的力量，可是當我在別人身上聽見它的時候，我仍然是讚賞它的。』

最初我以爲他一定是一個挑唆者，大概是被打發來試驗我的。但是在他不斷講著話的時候我瞧出他是一種狂人。他並沒有什麼病態的東西，他不過是在海洛英所給與的幻象底威力之下，而且被他的概念迷糊着。

他說：『不要驚訝，小姐，相信我的話！比拉米多夫上校允許我來釋放你，如果你……』

擺脫了惶亂，他加上道：『如果你……一句話，他會釋放你，如果軍官中有一個和你同居……他猜疑你……他要把你放在監牢之下。如果你同意和我同居，那末對於誰都會是很好的。』

我非常驚訝於這個提議，最初我甚至不明白他在說些什麼。

他把他的話重複了一遍，並且添加說他不願意有任何強迫。當然，他是能够採用另外的辦法的，可是他需要的是真正的感情而不是武力。

也許在我的地位上我應當同意，可是我不能夠。我的作爲女人的心澎漲着忿怒和恐怖。我拒絕了作他的情婦的奇怪的提議。

他說：『我不知道你是誰，而且我不要知道。我自己並非一個戰鬥的軍官。由於受了一次傷，我負責管理着軍需品。我是一個中尉，而且是一個四年來沒有絲毫願望想作將軍的中尉。』

我問他：『是你自己到上校那兒去的，還是他把我贈送給你的呢？』

中尉說：『我覺得在你眼裡我已經降低了自己，但是如果你要知道真話的話，那是我向他要求你的。他說：『你可以得到她，只是不要讓她作惡作劇。你要負她的一切責任。』

『你同意了嗎？』

『是的，我同意了。』

我說：『唔，我不同意！我不是像你們軍官們在大街上常常買到

女人那樣可以買到的！告訴你的上校，他是一個流氓！告訴他到別的地方去爲他的下屬尋找快樂吧。』

軍官是極端地狼狽。他說：『好的！我要告訴上校我們已成立了協定，你可以去你高興去的地方。』

這對於我好像是一種虛偽的騎士作風。可是我說：『要是我真的相信你的話呢？』

『去吧！去吧！只是請記住你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我，當你在辛非羅波爾找不到你的愛人的時候！讓我介紹我自己——華西里·卡馬羅夫，辛非羅波爾軍需部底首腦。你在那裡很容易找到我……大概你不得不這樣。你是沒有錢，護照，和住所的……所以我讓你去。堅信我們所走的路又會碰在一起。我相信命運，我知道你是被打發來代替我那個爲了某種錯誤而丟掉我的妻子的。她既不了解我，也不了解我的心。好，你自由了！你走吧！』

卡馬羅夫給了一個帶有戲劇意味的手勢。

我不知道怎樣想才好。我又開始奇怪這一切是不是一種挑唆。可是不管怎樣，我是感謝這個機會的，即使我不能相信它的幸福的結局。

我說：『你的意思是說我從你的話裡會明白我自由了嗎？』

他說：『是的，你自由了。只是如果有人問到你，你要注意說你已經同我成立協定了。』

由於被釋放了愉快和幸福，我一下跳躍起來，而且感到像我們在偉大的快樂日子裡所感到的那樣的一股力量。

二五 在辛非羅波爾

我趕快地收拾自己，洗了臉，並且把撕破的上衣整理好。但是一照鏡子，我就感到可怕的煩惱。我的臉是浮腫而且被打傷了的。我的藍色的眼睛像從前一樣閃亮着，可是另外的一切都改變了。我一定需

要兩個禮拜才能恢復我的平常的面貌。

但是我仍然決定到辛非羅波爾去。

我向卡馬羅夫中尉告別，我驚異地看着他，奇怪他爲什麼讓我到一個未知的目的地去。

我告訴他這個。他一面笑，一面回答，他很高興我欣賞了他的騎士作風。他說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敏感的，而且不是所有的女人都了解男人底心。

『此外，』他添加道，『不管你去到那裡，我都會找到你。我斷定沒有我的幫助你是不能走出辛非羅波爾的……如果你走出去了，那就是說這不是我的命運，你不是注定來代替我的迷失了的妻子的。』這裡我聽出我的機會更大得多了，只要我能實際地談到結婚。可是我仍然要趕快到辛非羅波爾去。那裡有工作等待着我。嫁給一個敵人，一個白軍底淡黃色頭髮的中尉，一個嚶語着高貴的情感而在反革命的秘密的特務機關底四壁之間尋找這些情感的傢伙，這對於我是不適合的。

第二天我到達了辛非羅波爾。

辛非羅波爾好像是一個被圍攻着的城市。一個車站底燈杆上懸掛着一個死屍。到處都是扛着槍的士兵。我已經知道我的處境會變得陰暗起來，如果我不能找到我要與之發生關係的任何一個人。同時我覺得要在這裡找到任何一個人，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當我走到了我所需要的那所房子，我聽見一些騎兵隊底馬在房子前面。花園裡面是一個軍用的篷帳。

當然我不願冒險走進去。在向地下組織作報告的時候當我被抓着——這並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一切看起來都顯示着：這裡的革命中心已經被搗毀了。不過這尙待證實罷了。

我站在街上離這所房子不遠的地方，這時候我突然聽見一個婦人

向我走來，趕着一隻牛在她前面。我和她談起話來，結果是這個婦人提議我去同她住在一起，幫助她工作。

我的處境是可怕的。沒有錢或任何東西我簡直就會死去。此外，我的損壞了的臉阻止我進行我的計劃。我同意了，我同她一起走。

事實上她所住的地方和我所注目的房子只相隔一戶人家。

所以我開始同她住在一起。我在那裡住了十多天。

在這個期間我的臉又變正常了，我又是從前的自己了。我自己想：如果卡馬羅夫瞧見我像現在的模樣，那他不會這樣輕易地放我走了。

除此之外，在這十天當中，我發現了一切詳細情形，我聽說古特羅夫將軍憑藉他的種種行動在辛非羅波爾所有的居民當中激起了一種極端的恐怖。直到最近成十的死屍還在電燈杆上搖擺着。至於我被派去的那個中心，傳說有着開槍的故事，結果許多被逮捕了，而且許多被打死了。

總之，已經發生一種局勢使我住在辛非羅波爾成爲無用的了。我當時必須到耶爾他去。可是怎樣去就成爲問題了！

去到那裡是不容易的，而且在我的處境下簡直是不可能的，因爲我沒有身份證，甚至沒有那可憐的小小的居民證。同時我覺得我必須行動。我必須到耶爾他去把關係建立起來。我並不是被派遣來海邊休養所，復我的健康的，而是來執行我的職務的。自從我橫過敵人陣線的那一起，已經過去三個禮拜了，可是我不會作什麼事情。最糟糕的，我丟掉了那條裝着黨底款項的帶子。這一切把我投進了深沉的憂鬱裡。我簡直不知道從什麼着手。

甚至有一個時刻我想到向卡馬羅夫中尉要求幫助。我想我可以經過他作了一點什麼。但是每次這個思想一顯現出來，我就把它拋在一邊。要同這個中尉發生任何關係，這在我是很困難的。他的虛偽的騎士作風和瘋狂的謔語會使我非常生氣。

我決定不用他的幫助自己去作。

二六 手與心

有一次在猶豫狀態下我從車站到我所住的房子去。突然出乎意外地我面對面地碰見了卡馬羅夫！

我驚訝地叫喊起來。我極力趕快地跑開。可是他追上了我，緊抓着我的肩膀。我看出他是在一種吸了海洛英之後的精神恍惚的狀態中。

他說：『孤獨又使我吸起海洛英來了。我有一種心臟病，而且這對於我是要命的……我知道只有你，一個強壯而又健康的女人，才能拯救我免於可怕的毀滅……如果我失掉你，我自己就完了，因為這裡沒有一個絲毫像你一樣的女人。這裡所有的人自己都需要着幫助。可是你是這樣地強壯，只要站在你旁邊就使我感到舒適和愉快。自從我的太太和我分離之後，我不會有過像這樣的感覺。……不要丟掉我吧，因為沒有你我就完了！』

我的話已經到了舌尖：『好的！完了吧！這對於我有什麼呢？』

但是我當然沒有這樣說，我要求他給我時間來打定主意。

我說：『我在兩天後去看你，告訴你我的想法。可是現在我不能說什麼。我的心裡對於我所尋找的人還有着一些愛情，如果最近兩天我找不着他，我就同你成立一種協定。』

他不忍放我走，可是我堅持着。我只同意在咖啡店裡在他旁邊坐一個短時間。在那裡我們吃菓子，同時他喃喃了許多關於他心裡所發生的對於我的愛情的無聊的話。

但是我發現他這樣討厭，我幾乎禁不住想說一些侮辱他的話。

最後我站起身來走了，不讓他伴隨我。

在分別的時候，我告訴他我自己會到軍需部去看他。

可是過了兩天，而且又是兩天，我仍然沒有去。我打定主意不用他的幫助，在一種妓女底偽裝下到耶爾他去。

我已經給我自己作了一件很瀟灑的上衣，從我碰見的一個女子那裡弄到了一支紅色鉛筆來塗嘴唇。我把頭髮收拾得很有效果。於是我真的像街頭上的一個姑娘，而且決不是一個難看的姑娘。

我告訴我的女主人我必須去耶爾他幾天，她讓我去。她非常欣賞我。因為我什麼都替她做，甚至她的洗衣工作。

於是，一切打扮好了，我在一個小小的鏡子面前扭來扭去，想好我在耶爾他的一舉一動。正在這個瞬間卡馬羅夫本人却走了進來。

顯然地他曾經跟隨着我，發現了其所住的地方。現在不耐煩等我了，他自己就來到我這裡。

他是在一種消沉和神經過敏的狀態中。可是他太麻醉了，沒有注意到我的裝扮。在他的迷醉的情況裏他甚至認為我當時簡直像一個英國貴婦人。

突然他跪在我面前，開始要求我回答他的情感。

剎那間我概括了整個形勢。我自己想：在他現在的軟弱的情況下我能够把他玩弄在手掌之上，而且我能够經過他成就許多事情。

我只是不敢斷定：爲了我達到我的目的和他同居是不是合適的。這個問題曾經苦惱了我一個長期時間。最糟糕的，我找不到人問：和他同居，經過他以達到我的目的，這是不是容許的。

一般講來，他並不是一個自覺的敵人。他並不是一個聰明的人。顯然地他是環境底一個犧牲者，而且是很偶然地出現在白軍底隊伍中間。

不管怎樣，一個行動計劃在我的腦筋裡剎那間成熟了。究竟爲什麼，我想：化妝一個妓女是對的，而和他同居却是不對的呢，特別因爲我能够避免實際的關係，只是企圖愚弄他？這個主意比較假裝妓女令我高興得多，一個妓女是會遭遇任何事情的，特別是醉漢們。

當卡馬羅夫又重複他的話，說沒有我他就感到苦痛的空虛，沒有我他會繼續吸海洛英，完全毀滅下去的時候，我說：『你要求我什麼呢？』

他抓着我的兩個肩膀，帶着毫無拘束的熱情擁抱我。他說：『我獻給你我的手和我的心！如果你高興的話，我們明天就結婚吧！』

我們又去到一個咖啡館裏吃菓子。

他溶化在我的顧盼之下，並且每分鐘吻我的手。我很驚訝他是這樣地盲目，竟致看不出他吻着怎樣粗糙的農民的手。

唔，我立刻看出我作對了。我能同他一起作我高興的任何事情。我可以去尋找帶子的這個念頭甚至閃過了我的頭腦。但是我必須到耶爾他去。

我向他說：『除非是我到耶爾他去！以後我要有小小的休息，並且遊歷克里米亞。』

他立刻同意了。他說他能即刻遷移到耶爾他；他有很多的連結和相識，這是沒有問題的。此後我們可以旅行克里米亞整個海岸，只要它是在『我們的』手裏的時候。

他說我們在兩天後準定到耶爾他去。

我的心突然下沉了，當他叫我作他的妻子的時候。我曾經同意他的提議，這對於我顯得是可怕的。我當時覺得我不能同他一起過活兩天。

但是骰子已經擲下去了，賭注是不能够收回的。

二七 蜜月

依我看來。他是一個可怕的冒險家，這個卡馬羅夫。他無疑地有着很多的連絡和廣大的相識。此外，他是難於置信地富足。無疑地他到處竊取金錢，金錢對於他簡直算不了什麼。

立刻他爲我備辦了三件上衣和一頂帽子，他給我一支手鐲和一個錶。他告訴我他要給我創造一種仙女似的生活。

他介紹我給他的從事運輸工作的酒友們。這些都是不健全的軍官。這些都是大大的酒徒，而且顯然是不管國家情勢的。他們中間有兩個是他的知心朋友。

卡馬羅夫鄭重地介紹我給他們。他告訴他們我是從今以後代替他的那個無情的太太的女人。忠實於他們的貴族的儀表，這些軍官們帶着叮噠的馬刺聲走到我們面前，衷心地恭賀我們的新生活。

於是我們四個人回到家裏，而且除我以外，立刻大家都喝醉了。

他們唱了一個使他們哭起來的歌。在這個歌裡有幾句是說：最後的時刻已經到了，帶着來福槍的敵人逼近了身前，他們大家都會被槍殺的。其中有幾句是決妙的：

太陽不再發出光亮，
霧是黑暗而且陰沉，
我們等待着子彈飛揚，
兇惡的叛徒已經逼近。

當他們喝醉了，這些軍官就連續地把這個歌唱了不下十次。每一次他們都啜泣起來。他們說克里米亞時代底結局的確逼近了。白軍不能保守着克里米亞，雖然秘里科爾底伊斯特馬斯本身是很難攻克的。

自然我沒有和他們討論這些問題。我把卡馬羅夫打發上了牀。在酒和海洛英之後他睡得像死人一般，他整天都吸海洛英來提起他的精神。

第二天他起來，滿臉發青，呈現着病容。他又不得不吸科卡因來恢復他的舊常的狀態。

我驚愕地看着他。我簡直不能了解一個農民底兒子，一個天生健康而又強壯的人，爲什麼在這樣短的時間內竟致變成這樣神經昏亂的一個廢物。但是他立刻向我承認：他不僅是一個田野和自然底兒子。

而且是一個鄉村教堂會計，一個公認的酒徒，一個不十分正常的人底兒子，這個人曾經是在教堂裏吊死來結果了自己的。

這個田野底兒子對於我是極端地客氣和禮貌的。但是當我們出外的時候他幾乎用武力要我戴上帽子。他說這是絕對必要的。禮節要求着這樣。我不喜歡戴帽子。我沒有這個習慣，而且像一個貴婦人走路，這令我非常狼狽。

但是他告訴我他預備伴隨我在這樣的裝束下到科學院去，我顯得是這樣地雅緻和貴婦人一般，正是最上等的社交團體裏所需要的人物。

真的，那時候我晒得很黑。我的雙手就像我其餘的皮膚一樣，不再是紅的了。我的臉晒得就像非洲人一樣黑。所以在我的裝束中的確我會被認爲一個逃難的男爵夫人。

很多的人都把眼睛轉送着我，當卡馬羅夫和我在辛非羅波爾底街上散步的時候。我記得我穿着一件真是漂亮的淺色的有格紋的上衣，戴着一頂飾有一根冠毛和各種鑲邊的紗帽。雖然已經是十月了，那裏還是很熱的。每個人都不穿上衣在四處走。

我的卡馬羅夫簡直愛得發狂了。瞧見每個人注視着這樣穿着而又漂亮的我，就使得他大大地愉快，竟致準備和我整天在街上走來走去。

但是這種社會生活並不使我對於我的真正的利益盲目起來。我決沒有忘記我的目的，想到另外的什麼。

我告訴卡馬羅夫儘量趕快替我們安排到耶爾他去。

兩天之後我們趕着一輛馬車去到那裏。

我們有這樣多的行李，堆滿了兩輛貨車；想到他曾經偷竊了多麼一大批東西，我不禁笑了起來。他有皮衣，照片，陶器，家具等等。我們坐着馬車走在前面。不久我們就到了耶爾他。

二八 在耶爾他

耶爾他給了我一個特別的印象。我喜歡那裏的藍色的海，迷人的房屋，和散步的場所。

卡馬羅夫和我住在法蘭西飯店。最初，憑着他手裏的資財，他想投住在俄羅斯飯店，最好的一個旅館；可是那裡充滿了最上等的人，而且所有的屋子都被佔據了。

就在我們到達的第一天，我設法把我的丈夫弄得有些昏醉，沉入了深深的睡眠。於是我立刻到那指定給我的地址去。在路上那時候我全身燃燒着。我覺得如果這裏我又遭遇失敗，那就是說我是無能的，不會證明那些寄託在我身上的希望是正確的。

當我沿着大路走的時候，我很驚訝地看到在我周圍的人羣。我不斷地碰見一種我已經忘掉他們的存在的人。這裏沸騰着的生活和我們的是完全兩樣的。

這裏是各種漂亮的貴婦人，他們的鑲邊的陽傘和難於置信的作態令我非常生氣；這裏是一些肥大的世襲的地主和將軍，是正式的一羣軍官，年青的太太，和妖艷的姑娘。他們都是沿着大道慢步着，沐浴在燦爛的太陽光裏。看起來沒有一個人想到戰爭，或者想到紅軍到達了他們的門前。

我沿着市場底邊緣走，而且走進了城市底舊的一部分區域。在那裏我很容易地找到了我所需要的地方。

有一個長時間他們總不相信我，把我一一的盤問，可是最後我們達到了解了。淚珠出現在有些同志底眼瞼裏，當他們知道我是被派遣到他們那裏的時候。他們急切地詢問我，每件事務都使他們覺得有趣。我把帶給他們的一切音信給他們，而且告訴他們那筆錢是怎樣的情形。我答應他們我是會找着那條帶子的。

他們勸我不要爲了這個去冒生命的危險，可是我內心裏已經決定了要這樣作。

他們告訴我他們的困難的處境，並且談到古特羅夫把辛非羅波爾底一切工人組織都破壞了。我們得出結論：再沒有多少時候等待了。他們告訴我白軍底隊伍是在驚惶底狀態中，不再希望得到成功了。

這使我驚訝而又高興，同時被熱忱所驅使着，我決心去尋找一下我的錢帶。的確，這個工作顯得是不會有結果的，而且是注定了要失敗的。

帶着這些思想我回到旅館裏。

我的卡馬羅夫已經醒了，正在焦急地等待我，可是一聽見我，他就忘記了所有的焦急，又開始把他漸次地從旅行箱裡拿出來的各種財寶贈送給我。我當然裝作很高興這些禮物。

我們出去在大路上散步。我告訴他我第二天也許要到辛非羅波爾去看我從前的女主人。他提議和我一道去，因爲他是十分自由的，還不會接到任何的委任。可是我拒絕了，他就猜疑地看着我。

但是我僅只捏了一下他的手，他就像傻瓜一般在這極小的撫愛裏溶化了。他開始在每個人面前擁抱我，甚至要吻我，可是我躲開了他。

我們正沿着大道走着。這是一個接近黃昏的明朗的日子。卡馬羅夫和我挽着手走着，靜靜地談着話。

突然我顫抖起來，變得慘白了。卡馬羅夫說：『什麼事情？你顯得可怕得很。』

但是我說不出來。向着我們正走來尼娜·維克多諾芙娜，而且在她身旁，帶着平常的矯飾的步伐，是雨里·班那可夫。他們身後蹣跚着杜巴索華將軍，同他一起是一個年長的女人。

我簡直不知道怎樣辦才好。我遲疑着極力轉身到一邊，可是卡馬羅夫把我拉回來。恰好這時候我們互相碰在一起，他們全體打從我們

身邊走過。他們不會認出我。我的卡馬羅夫中尉向將軍敬了一個禮，我們繼續向前走。

可是我回轉身去看。這時候他們也停止在欄杆面前，站住觀看在波浪裏跳躍的海豚。

我看着班那可夫，我要瞧出他現在是什麼模樣。可是他正如以往一樣，也許黑了一點兒，在南方的太陽之下。

我記起他的關於『每個人』的歌。好像是他抓着了了我的思想。突然他說：

『每個人都知道沒有快樂！』

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我笑得這樣地高聲：從他們的規矩看來，簡直是粗野極了。每個人都瞪視着我，可是我轉過身去。他們仍然沒有認出我來。

我的瓜華西里-卡馬羅夫對於我一直瞧着的那個人突然極端地妬忌起來。他以爲我一看見這個漂亮的洋囡囡般的軍官就墮入戀愛了。

他粗暴地抓着我的胳膊，我們繼續向前走。可是我不再散步了，所以我們去到位置在地下室裏的俄底翁遊藝館。在那裏我們聽小調。我們看他們合着拍了跳舞：『悲慘跳舞，悲慘跳躍，悲慘唱着快樂的歌！』

二九 一個尋獲

第二天，晚上很遲了，我提議我們兩個人在自家屋子裏吃一頓大餐。我要我的卡馬羅夫喝得非常地醉，第二天很遲才起來。

他是極端「癡」的，要激動他並不令我麻煩。我要求他教給我怎樣吸海洛英，於是他在我的面前嗅了整整的一瓶。接着晚上我們喝大量的酒。我沒有喝很多，他却像一條魚那樣喝起來。他被狂亂的思想止

有着。他是照樣地愛着我，可是過一會兒，酒就會使他失掉對於自己的控制，而且他就會驚異而又崇拜地看着我。

唔，我們一直喝到了早晨。正好在黎明前他倒下去不醒人事了。我拿起他的證明書，穿上旅行的衣服，由一個我已經佈置好了的摩托車夫載我到江科伊去。

我一路上被巡邏兵阻攔了幾次，可是我把證明書給他們看，並且說：『我是去找我的丈夫的。』他們立刻就讓我通過，因為我的『丈夫』底證明書上有着「朗基爾」這個簽名。

摩托車夫載我到辛非羅波爾，在那裡我換上一輛汽車，駛到六十七俄里的地方。離開了汽車，我徒步向前走，數到了必要的步數，可是，說起奇怪，我尋找不着那條帶子。我把脚步數了幾次，然而沒有結果。這使我狂怒起來，因為我是一個偵察員，這樣的事情是不可寬怒的。

可是黃昏降臨了，我不得不延遲下去，然而這更難免有被捉住的危險。

可是正當我想到回家的時候，我踩着草裡的我的錢袋，我用腳把它觸了一下，我相信我甚至快樂得叫喊起來。

我從帶子裡取出了錢（這是白區的錢），把它放在我的荷包裡，我把帶子扔開了。

於是經過很大的困難我回到了江科伊。在那裡我不惜一大筆錢雇了一輛馬車。

馬車在第二天早晨才把我載到耶爾他。

充滿着焦急我回到我們的屋子裡。卡馬羅夫正睡着。大概在等我回來的時候他是一直喝着酒的。屋裡充滿了酒瓶和紊亂。我把錢藏好，就上床睡了。

幾點鐘後，經過一個兇暴的場面我們和好了。

卡馬羅夫仍然有些懷疑我捲入了一種政治或者浪漫的事件。可是

我的極小的一點撫愛就很快地令他安心了。

但是他開始小心起來，極力不讓我獨自出去。經過最大的麻煩我才設法逃跑到城裡去把錢交討了。於是我放心地嘆了一口氣。最後我的使命完成了。最後——經過了怎樣的冒險呵！——我絕對的完成了我的任務。

那晚上我非常地高興，使得卡馬羅夫十分驚訝，又開始懷疑我有地下的活動。

這個人又開始用他的愚蠢的虛榮和自滿激怒得我不能忍耐。我又幾乎不能忍耐同他在一起。

但是我必須等待一個順利的時機離開他。

三〇 撤退

同時在耶爾他事情愈更緊張起來。

人們在街上公開地說白軍不能保守着克思米亞了。

我的卡馬羅夫，有一天出去辦公，回來臉色慘白，非常地狼狽。他說這個城市快要撤退了，就在那一天有些部門必須秘密地離開耶爾他。

他還不知道前邊發生了什麼，只是看起來好像災禍已經逼近了。突然幾支輪船真的駛到耶爾他，開始搭載乘客了。

說是有很大的恐慌，這是不確實的。許多人對於這個已經有準備了。許多人已經離開了，可是市裡的空氣仍然很緊張。到處都聽得見驚惶而又焦急的臉孔。人們慌忙地走來走去。

一大羣人聚集在港口的輪船售票所面前。但是沒有人確切地知道曾經發生了什麼——秘里科爾陷落了或者是白軍還堅守着。可是有些謠言說紅軍曾經舉行一次可怕的進攻，並且有了一個巨大的突破。可是有多麼嚴重却沒人知道了。

第二天另外有些輪船到達耶爾他。

資產階級和軍官們帶着他們的衣箱和手提箱又匆匆地到港口去。

貨車運載着各個部門底財產，同時各種各樣的神士，恐懼和焦急得喘不過氣，徒步從街上走過。

碼頭上有着難於置信的混亂。混亂和逃亡底圖畫塗上了大堆的乾草和拉圾。

我帶着極大的情感注視着這個出發。

我去看每支輪船，注視俄羅斯底貴族和商人們匆忙地離開他們的祖國底海岸。

被侮辱的人們底忿怒在我心裡面沸騰着。我聽見到處都是焦急和哭喪的臉孔。我聽見恐懼和驚惶。但是充滿了我的心的，並不是憐憫，而是歡喜。因為我親眼聽見了報應底時刻，因為我能看到那損傷了人們底最好的情感的舊生活的死亡。

這是一個令人難於置信的景象。

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俄羅斯底紳士底逃亡，人民底壓迫者底逃亡！他們已經到了沒有地方可以逃亡的時候！他們搭上了輪船，逃亡到土耳其去。

這個景象充滿了我以這樣的歡喜，我整天站住微笑着使得人們開始注意起我來。可是我把手巾一揮，喃喃道：『再見，親愛的朋友們，再見！』

同時各種悲劇的場面在海岸上表演出來。有些人因為行李很重不讓上輪船。他們怒罵着，狂叫着，提到最高貴的名字，可是這一切並不值半文錢。將軍們和公爵們柔順地遵守着規則，一到了船上，就放心地嘆出一口氣來。

有些人哭泣着，而且有些人說：『我們兩禮拜後就會回來！』一位將軍叫喊道：『他們非叫我們回來不可！他們中間只剩下了一些農民！』

我極想衝到這個野獸面前去，可是當然我抑止着自己。還有，我無條件地決定了要看我的從前的女主人，尼娜。維克多諾芙娜男爵夫人怎樣離開，但是我錯過了這個絕妙的時機。當我瞧見她們的時候，輪船已經開行了，她們正站在艙面上。男爵夫人看起來消瘦了，憑倚着將軍底路膊站立着，慘白得像一具死屍。班那可夫沉思似地凝視着遠方。我戲弄地向他們揮舞我的手中。看起來好像他們認出我了。兩羅共加指着我，他們開始用望遠鏡看我。

可是輪船已經離開了。我回到旅館裡去。突然白軍在耶爾他出現了。據說他們是伊熱辛聯隊，從祕里科爾撤退下來的。有些士兵沒有槍了。他們顯得很散漫。於是我們大家明白前綫的情形了。

情感到達了它的最高點。舖店關門了，一切走路的人立刻從大道上消逝了。

更糟糕的，聯隊在耶爾他找不着供給，衝進了市裡的兩家舖店，並且搶劫起來。

另外幾支輪船來到了港口。可以覺察出來：什麼地方是在組織着逃亡。

三一 家庭的戲劇

同時我的卡馬羅夫中尉通知我：我們要搭「塞俄多薩」走。這顯然是最後的一支輪船，我們的起程再不能延遲了。

我問：「我們到那兒去呢？」

他說：「我們到君士但丁堡去。不要擔心着將來！我已經想好我們的命運了。」

他覺得他的荷包裡塞滿了各種各樣的東西。

一刀兩斷的時候已經到了。可是我看到沒有惹起「家庭爭鬧」的必要，所以我沒有告訴他我不去。

我向他說：「你到港口去，卡馬羅夫，我一會兒就到那裡。我必須向一個人告別。」

他像傻瓜似地這樣作了。

我朝着相反的方向跑。我跑到一所門是半開着的沒人住的房子，而且進去坐在窗戶面前，我遠遠地望着海。我高興我有了這樣的行動，因為我想避免任何解釋。解釋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這個人對於我是十足的一個陌生者。他是一個我利用來達到我的目的的敵人。讓他沒有我的解釋就到地獄或君士但丁堡去吧。

我在那間屋子裡坐了一點多鐘。最後我聽到輪船上的兩聲汽笛。這是說一切都沒有問題了。我的卡馬羅夫，在各處尋找我之後，已經安靜下來，帶着他的財寶走了。

可是突然我聽見一聲叫喊。從窗上望出去，令我恐怖的，我看到卡馬羅夫正向我的屋子跑來，這是一個什麼婦人指給他的。

我要乾脆地承認：我是這樣地被驚訝給壓倒了，有一會兒我簡直不能動彈一下。

卡馬羅夫衝進屋子，站在門檻上。他焦急得太可怕了。他沉重地呼吸着。

當他瞥見了我，他就舉起手槍，可怕地咒罵着，向我射擊起來。但是忽然我明白了他的用意，撲倒在地板上，他的子彈就從我的頭上飛過去了。

他又要射擊，可是我向他說：

「華蘇亞，你為什麼開槍打我呢？」

他說：「我開槍打你，你這娼婦，不是當作一個我所懷疑你的階級敵人，而是當作一個叛逆地想丟掉我的女人！我是一個農民底兒子——。」

「你是一個牧師底兒子！」我叫喊道，同時我突然向他衝去，奪取了他的手槍。

他幾乎是毫無抵抗地把它丟掉了。

我拿着手槍，背靠牆站住，他旋轉着眼睛瞧着我。

可是我不能射擊他，他是這樣地可憐和慌亂。

「聽着，你這狗！」我叫喊道。「你的可憐的頭腦能夠懂得在你面前的是誰嗎？」

「我的上帝！」他嘶叫道。「現在我看出你是誰了！大概你們每個人都是這樣地強壯和健康！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底軍隊打敗仗了！」

突然他跪在我面前，說：

「我不是怕你打死我！我是怕你丟掉我！你已經把我丟掉了，絲毫沒有機會弄回你了！」

「你是這樣地脆弱和頹喪，」我說，「就是打死你也令人作嘔。」

我忿怒地把手槍擲在地板上。這一擲使子彈突然放射出來了。

卡馬羅夫說：「我並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樣脆弱，可是我已經恣意妄爲了，你就得幫助我才對。」

「不，我的朋友，」我說。「我的生命不是用來救你這樣的人的。我的生命是屬於人民大眾的。我是被派遣來完成一種與拯救靈魂毫不相干的使命的。如果你高興的話，你可以住在這裡，可是我是不會同你一起住的。這是像你今天開槍打我一樣地真實，你這野狗！」

我的話突然激怒了他，同時我的叫他作野狗以及他的處在慌亂的心境下，使得他從平靜變成了狂怒。

「你是一個下流的布爾塞維克，」他叫喊道。「你仍然是在我的權力之下。我要打發士兵來捆綁你！我是把你寵愛夠了！我要用鞭子抽你一頓！」

他猛烈地撲向那支還擺在地板上的手槍。

可是同一瞬間我好像踢足球似地踢了一下他的手。他就叫喚着跌倒下去了。

於是我安然地揸起手槍，向中尉瞄準着。

我向他說：『現在，那末，給我立刻滾到港口去，並且跟着魔鬼到君士但丁堡去。不然我就打發你從九泉下到那裏去！』

卡馬羅夫了解我不是在開玩笑。他站起身來，小孩似地說：『可是輪船走了，安路西加！我到那兒去呢？』

我說：『到港口去瞧一瞧——也許那裏還有着什麼。如果有的話，那末爲着上帝底原故你就滾吧！』

他說：『好的，我去看一看。可是如果沒有什麼，我就回來同你住在一起。如果有的話，我就走。讓命運爲我決定吧！』

他像一個瘋人似地跑到港口去，我坐在那裏，被剛才發生的情形弄得很心亂。

我不確切地知道港口是怎樣的情形。我只是以後聽說卡馬羅夫在走上一支漁船底跳板的時鐘搖擺一下，跌到了水裏。而且他在跌落的時候把腦袋碰在了一個石頭上。他傷勢沉重，被載到那支輪船上，並且被載到塞俄多夏或者什麼地方。

可是他以後遭遇些什麼，我簡直知道了。也許他們送他到了君士但丁堡，如果他幸而不會死的話。

我不憐憫這個人，因爲他是我的敵人，而且無論如何，和我不同的，他是一個墮落的人。把他放回到正當的路上，這並不我的職務。

三二 尾聲

我們預料紅軍就在那天會到耶爾他。可是他們沒有來。三天之後第一批紅色隊伍才出現在市裡。這是一個莊嚴而又快樂的時刻。這是從奴役中被解放了的人民底一個節日。

真的，這一天對於我是黑暗的，因爲有人報告了我曾經作過白軍軍官底太太，而且是一個在反革命的特務機關底豢養下的偵探。這當

然幾乎立刻就被反駁了，而且一切都弄明白了。可是我很厭惡我被逮捕了整整兩個鐘頭。

我被帶到一所正在審訊着犯人的省長宅邸裏，而且一個同志興奮得向我咆哮起來，甚至要把我當作敵人一槍打死。有一個時候我非常害怕我會死在我們自己的一發子彈之下。可是接着我們的耶爾他的一個同志走了進來，一切立刻就弄明白了。

於是每個人，一聽說到我的時候，就走來恭賀我，緊握我的手，並且情不自禁地吻我，恭賀我促成了我們的偉大的勝利……

至於我以後的生活，我可以簡略地總括如下：我嫁給了那個和我同姓的卡蘇亞諾華同志，他是我曾經在埃加特里諾斯拉夫認識的。我們很快樂，生活在精神的謔合中，直到他死的那一天。

失悼這個傑出的人物，我是很難受的，他具有着一個同志底真正的精神。我悲悼他就如我在前線上失悼了第一個丈夫的時候那樣劇烈。

是的，我一生在革命當中的確失悼了不少傑出的人物。可是補償這個，我找到了那構成我的日常的快樂和驕傲的東西。

要想像一種不同於我們現在正在建設的生活，這是多麼困難！要想像一種與我們不同的人民，在革命以前他們中間所存在着各種資產階級的關係，這是多麼艱難！要是突然看見商人，漂亮的貴婦人，大公，地主，以及遭受着侮辱的，悲慘的，窮困的人民，這將是多麼不能忍受！

我常常充滿熱忱，認為我們的人民已經能夠完成一個偉大的人民革命，已經能夠創造一種一年比一年更好的新的生活。

這就是我找到了來代替我的損失的東西。

我過去的生活現在看起來是多麼久遠的，被忘却了的一章！譬如說，在四年以前我碰巧從一個在國外住了很久的朋友聽到一些關於難民尼娜-維克多諾芙娜男爵夫人的情形 好像是她在巴黎開設了一個「

新式工廠』，很發財了，變成了一個時髦的成衣匠。她和她的將軍離婚了。不管多大的高壽，他作了國外某個酒館裡的『堂倌』。

雨里·班那可夫當他們還在雨果——斯拉維亞的時候就自殺了。他是脆弱而且不適合於生活的，就像不知道爲着什麼被培植在資產階級生活底花園裡的一朵暖室裡的花。

至於格里布·茨維達也夫上尉，他在巴黎作了一個長時間的汽車夫，可是以後他同一個富足的七十歲的美國女人結婚了。

這樣結束她的故事，安娜·卡蘇亞諾華說：

『那個貴族和商人底俄羅斯很久就化爲烏有了。我是親眼看見那一頁歷史的人。這就是爲什麼我敢於佔用更長時間來向你們談述我的生平了。』

(完)